

村農

1922. 8

157
26

創刊號



前進青年的唯一讀物

洪荒月刊

每定期定價二角

創刊號要目

論文

現代中國農村概觀
報告文學論

豐一
莊勻

詩歌

長安素描
貧弱者的努力
悼小林多喜二

豐西
莊石

小說

劈開來
老鄉
蘇聯農業之十五年

馮潤璋
宛爾
方士人

兒童劇

帝國主義的狗

蔣本圻

各地農通訊

四川涪縣通訊
河北定縣通訊
陝西三原通訊
陝西白水通訊
四川蒼溪通訊
關於本刊的意見(一)
關於本刊的意見(二)

李光樹
蘇光樹
申迪
白華
鐵昂
魯迅
子風

樂華圖書公司總經理

現代書局代售

上海四馬路中

R
554.05
479.4

期一第 **村 農** 卷一第

創
刊
號

版出日六十月八年二十二國民

農村月刊創刊號目錄

第一卷第一期

論文

- 農村怎能不潰滅……………豐莊(一三)
蘇維埃農場……………方士人(六)
抗捐軍的崛起……………茨石(一〇)

詩歌

- 陷落……………豐莊(一三)
倦了的桑枝……………一鳴(一七)
流亡……………黎明(一九)
行軍喇叭……………西淮(二〇)

小說

- 騙局……………藤子(二三)
英雄世界……………佳水(二九)

母親的愛……………
逃荒者……………
莫天柱(五二)

戲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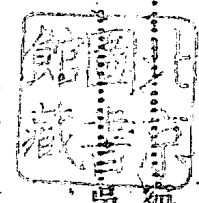
高利貸……………
馮潤璋(五三)

各國各地農村通訊

河南南陽通訊……………
陝西郃陽通訊……………
浙江蘭江通訊……………
浙江德清縣新市鎮通訊……………
江蘇無錫通訊……………
江蘇南通通訊……………
福建福州通訊……………
琴 (六一)
魯右乾(六八)
方文正(六九)
陳幸之(七一)
郁再生(七三)
明德(七五)
嚴夫(七六)

補白

鳳凰泉上的老人……………
汽車夫訪問記……………
日本農村的現狀……………
青藤(一一)
澀谷(一二)
山村(三八)



現代讀書會

入會
地址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總發行所
廣州永漢北路
現代書局廣州分店

入會費僅伍圓
實獲利益
八元六角四分

徵求會員一萬戶

上海現代書局總店舉辦之現代讀書會，前因犧牲太大，自第二期滿期後，停止入會已久。而本外埠舊會員及各地讀者，仍紛紛函請續辦，本局為酬答愛護諸君之厚意，爰自八月十日起，改訂會章，舉辦第三期現代讀書會，期限計二個月，至十月十日為止，徵求本外埠基本會員一萬戶。為辦理會務簡快及避免犧牲過鉅起見，二年期滿後，恕不通融。至於嗣後——第四期續辦與否，亦難預定。故各地讀者如欲加入，請弗失此機會。章程業經印出，函索即寄。

辦法簡單

- 1 繳入會費洋伍圓
 - 2 填寫入會書，留存印鑒或簽名式
- 利益優厚

- 1 贈送「中國文藝年鑑」一部。
全套七百頁之巨帙。售價一元六角。
- 2 贈送「現代」半年一份（一元八角）。
如已預定，可換取「現代」半年（第二卷合訂本一冊，實價二元）。
- 3 贈送「現代出版界」全年一份（二角四分）。
已附「現代」贈送而換取合訂本者不再贈。
- 4 贈送五元購書摺一摺。
銀行支票式。隨時可用。

總共可得利益實洋八元六角四分

農村怎能不潰滅

豐莊

只苛捐雜稅一層

已足以粉碎農村

目前在中國這種「復興農村」，「救濟農村」，「繁榮農村」的一類口號，可以說早已喊得響亮雲霄了。但是事實上呢？農村是更加迅速的向下崩潰。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目前國民政府的行政院，有「農村復興委員會」的設立。上海各銀行資本家，有「農村救濟委員會」的組織。這種事實，是證明了目前中國上由黨國要人而

下至投機的商人都注意到農村問題了。去年在長江流域的大水災之後有大批的美麥輸入。而現在正在分配中的大宗的麥棉借款，以及正在進行的英國借款，這些事實，又是證明了目前的中國農村已經破產到不能自給的地步。所謂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而從古就自稱以農立國的

中華民國，目前破產到這種地步，這究竟是甚麼原因呢？在這兒，我不願意大發空疏的議論。現在只拿出一點點的農村事實來，作為這篇文章的研究根據。這點事實是我自己從西北災區中拿來的。因此，這裏所研究的範圍，大半是偏重於中國的西北方面。現在我們先看北方的一般情形吧！

中國自從鴉片戰爭失敗之後，各國帝國主義的商品便開始來破壞中國的手工業。直到最近幾年以來，可以說破壞無餘。現在我們來看最落後最荒僻的西北吧。在交通最閉塞的陝西甘肅一帶，不要說在這一帶的城市中，就是荒僻的鄉村中，農民大半的日用品都被帝國主義的商品所代替了。誰都知道北方是產麥區域，但是現在呢？不但沒有看見把麥子往外輸出，返而一車一車的洋麵向西北輸送。現在有許多的都吃起洋麵來。北西上的農村中，過去所用的燈油，完全是本地所產的菜油花油，而現在呢？無論

南京圖書館藏

誰家，都點的是美國煤油大王的煤油。至於身穿的布匹呢？大半都是洋布，家中用的洗面盆子，也是洋瓷盆子，肥皂呢，大半都是日光皂，蘭州過去以產條煙出名，這種煙絲，不但供給西北各省，而且輸出到全國各地。而現在呢？所謂條煙的地盤已經被英國的哈德門佔領了。總之，不論是城市或鄉村，洋貨替代了一切土產。人民吃的是洋麵，穿的是洋布，日用品是洋東西，應酬品也是洋糖洋香煙。

這並不是農民都在那兒發瘋學時麼。因為這些東西比較本地的土貨價格低廉而且品質要好些。這樣一來，帝國主義的商品，便完全破壞了農村的手工業，接着便產生出一羣一羣失了業的飢餓羣衆來。這是使中國農村破產的一個主因。其他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國內的軍閥和豪紳資產階級的掠奪。在這兒，我只拿出西北災區農村裏的一個農家的調查來。這個農家是在陝西鳳翔縣城以東大約二十里路以外的一個村子，叫「瓦窑頭」。在這瓦窑頭一帶過去有許多的小村莊，而現在至多能存留下有十分之二的人口，其餘不是死便是逃了。現在我把這一家農民的情形寫在下面。

這家農民姓趙，農夫農婦兩個，一個老母親，還有三

個孩子。這是他們全家的人口。孩子最大的也不過十二歲。母親是六七十歲了。他們家裏就靠着他夫婦兩個人耕作。爲了看起來清楚起見。我分寫成以下的幾項。

第一項——全部產業

種類	數量	價值
土窖	三隻	每隻值洋二元
耕田	五十畝	每畝值洋三元
耕牛	一頭	值洋二十八元

這就是他們的全部產業。瓦房據他們說過去還有三間，一來因爲某種款子逼得沒有辦法，才把那三間房賣了。

現在他的全部產業共值大洋一百八十四元。這樣的農家，在災區裏已經算是很富有的頭等農家了。因爲他還能養起一頭牛。別的農家早都把牲畜賣了。完全用人去耕田。人拉犁犁地，這種慘况在災區中隨地都可以看到的。

第二項——全部出產

種類	種植畝數	每畝出產	每斗價值
麥子	二十五畝	一斗	一元二角
高粱	五畝	五斗	五角
穀子	七畝	三斗	四角

玉麥……………八畝……………三斗……………六角
糜子……………五畝……………三斗……………四角

五十畝耕田，就這樣分配的種了。據這個農人說，在過去他們總是把三分之一的田拿來耕棉，現在棉花沒有客來買，所以大家都不種了，大家都是沒有飯吃，所以現在把田地都備着種五穀。但是，可憐得很，幾年以來，五穀是十種九不收。像今年，麥子正要揚花的時候，忽然又遭了一次黑霜，這樣一來，把麥子都殺死了。本來在這一帶雨水和時的話，每畝平均可以收四五斗糧食，但是雨水以失時那便幾升一斗就不定了。像今年每畝麥子頂多是一斗，秋收比較得稍微要好一點。

現在我們把這家全部田地所出產的，以時價算成錢。他們全年全部的出產是七十一元三角。

第三項——全家消費

每人每月喫飯連穿衣，平均二元半。
全家每月是十五元。
全家全年消費共洋一百八十元。

這個數目是按照他們這種簡陋的生活來計算的，就這樣，用全年的出產來抵消，尚差一百零八元七角。農民每

年收入與支出相差這樣多有甚麼方法來填補呢？他們只有來減低自己的生活費了。因而農夫把自己田裏收穫下來的麥子，拿到市鎮上去賣了，然後把錢又買成玉麥、高粱，以及油渣之類的劣等食品。這是農夫們唯一節省的方法。就這樣貧窮的農夫，還經常擔負着出人意料之外的捐款擔負。

第四項——田賦

每畝田合糧五升四合。合正銀九分。
每大洋一元，納正賦銀三錢正。
耕田五十畝，合糧二石七斗。合田正賦銀四兩五錢正。

正賦銀四兩五錢正合大洋一十五元正。
只是田賦一項，要納一十五元。這還不是一年一次，有時候一年納兩次，就是一年征收二年的糧，這種征法在目前的中國農村中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這就叫正糧正草。其次還有所謂捐款。

第五項——捐款

項目	每石糧	共合洋數
集股洋……………	每石糧二元……………	五元四角

登記費洋	每石糧一元五角	四元零五分
庫捐洋	每石糧二元五角	六元七角五分
保衛團洋	每石糧二元五角	六元七角五分
差使費洋	每石糧二元	五元四角
支應費洋	每石糧五角	一元三角五分
汽車費洋	每石糧六角	一元六角二分
印花費洋	每石糧一元	二元七角
省旗券洋	每石糧二元五角	六元七角五分
車差洋	每石糧八角	二元一角六分
雜捐洋	每石糧一元八角	四元八角六分
雜差驛差洋	每石糧三角	八角一分
里公費洋	每石糧三角八分	一元零二分六厘
指煙借款洋	每石糧六角八分	一元八角三分六厘
電桿費洋	每石糧二角五分	六角七分五厘
支差雜費洋	每石糧八角	二元一角六分
團公費洋	每石糧五角	一元三角五分
團丁口糧費洋	每石糧一元八角	四元八角六分
抗日捐洋	每石糧五角	一元三角五分
鞍子費洋	每石糧六角	一元六角二分

煙糧.....每畝二十元(派一畝)

我們把這一項算起來，一共是八十三元四角七分七。這是由一月到七月這幾個月中所派的捐款的數目。要是再把正賦銀一十五元加在一起，那末，一共是九十八元四角七分七。這樣算來，就是把今年全部的收入拿的來納捐款還差二十七元一角七分七。這樣的苛征暴斂，農村怎能不破產！

在過去農村中所擔負的捐款，是按照農家家道的貧富分攤的，大概是分爲「大富，殷實，小康，赤貧」等等級來分攤，但是這種攤法，在最近五六年以來無形中完全失効了。現在遺留在農村中的農家誰也不比誰窮，誰也不比誰富。大家是完全成了一樣了。無所謂大富殷實，也無所謂小康赤貧，有多少田地，便要納多少糧同時所有的捐款都是按照地畝的多少來分派的在西北的農村中，現在的礦藏也不會比誰富，可以說完全是赤貧。地主和富農爲了避免土匪的綁架，早已逃亡到城市中去，這樣一來，更加增了貧農的捐款擔負，這幾年來，因爲天災關係，雖然田裏面，顆粒不收，但是田賦是一文也欠不下，各種各項的捐款是層出不窮的勒逼着農民交納。同時地方官和地方上的豪紳

相互勾結狼狽為奸來魚肉貧農憑藉着捐款名目的繁多便乘機發財。尤其是在上面第五項捐款這一宗裏面，地方官和豪紳更可以任意擴張了，例如在第五項捐款的名目中有一項名曰「鞍子費洋」。這一項是怎樣成的呢？在這裏我稍微加上一點說明。

三月間，有一股軍隊由省城向西北開拔，路過這裏的時候，便協同縣政府的差人公安生在街上拉差。拉騾子驢子和腳夫。結果，把街上的牲畜拉空了。大約一共有五十多條牲畜，在這些牲畜裏面，是缺少三付鞍子。於是又到農民家中去搜索，後來連一付鞍子也沒有搜出來，最後，差人和公安生到一家木匠店裏去抱了三付鞍子，於是這三付鞍子在鳳翔縣政府裏登賬了。在這次軍隊過後，在灘派支差雜費之外，又增加了一項「鞍子費洋」，每石糧六角。這是所謂「鞍子費洋」一項的來源。

鞍子究竟多少錢呢？一付木頭鞍子，頂高的價錢，不

得過三元。三付鞍子的總數，以最高的價錢來算，也不過只有九塊錢。究竟鞍子錢是否已經付給木匠店裏，這還是個很大的疑問。現在我們就當作他們付過了。那也不過僅的九塊錢，但是把這一宗鞍子費洋要按照每石糧六角叫全縣的農民負下來，那末，這三付木頭鞍子的價格便是確實的不小了。

鳳翔全縣，大約有五萬多石糧，我們現在就以五萬石糧來計算，每石糧六角，合計全縣，便是三萬塊。那末，只這三個木頭鞍子，農民們便要擔負三萬塊錢。像這樣的借名剝削，農民怎能受得了！

現在在農村中，只要有名目，縣政府和地方上的豪紳便濫派苛征。竟有把臨時的支應費變成經常應納的捐項。當縣長當豪紳的，最喜歡派捐，因為有了派捐的機會，他們便可以乘機發財了。

蘇維埃農場

布刺金作
方士人譯

農業之社會主義的改造，已經成爲俄羅斯普羅列塔利

亞革命最重要而且最艱難的任務之一了。農民如果繼續落後，那麼，在黨的領導之下，由普羅列塔利亞特所運轉了

起來的那全副機構，顯然的，是早晚總要停頓了下來。

所以，第一次五年計劃就明白規定，要把蘇聯從個人小農的國家，轉變成爲農業大規模機械化的國家。國家農場在全俄羅斯展開着。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農民已經加入了集體

農場。資本主義賴以長得大腹便像一個肥豬樣的，鄉村和城市間的那種對立，已經被破除了。富農被踐踏在脚

跟底下啦。即使看起來富農好像是勝利的地方，他的勝利也是短命的；爲得到了貧農和中農的幫助，力量已經加倍

了，富農前途的無望，就在在突進着的耕種機之前發着銳聲的那少數炸彈一樣。而一九三三年，由於第二次五年計

劃的發軔，富農將要完全被清算了，百分之百的集體化將要被完成，蘇俄就要入於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最初的

形態了。

集體農場勞動(Trud)、集體農場的一員(Koekhozhnik)、和二萬五千個當中的一個(One of the 25,000)；這三本

書是表現俄羅斯農民向着兩個偉大計劃中所規定的目標的前進。走向社會主義去呀。集體農場勞動是一個農婦敘述

在她的農村中克服了富農、文盲，定命論，貧窮，的勝利。集體農場的一員是，由一九三一年在北高加索因播

種最好而獲得了紅旗的，集體農場的成員所口述筆記了下來，是關於他們活動的直接報告。在第三本小冊子裏，

一個希爾塞維克工廠工人，作爲二萬五千個突擊隊員之一，到土耳其斯坦去。一個夜裏，在視察了一個集體農場歸

來的途中，他被富農們殺掉了。

集體農場勞動是由丹伽·帕祖克喜娜，一個紅軍士兵的寡婦，所歌詠的一部狂喜的抒情詩。她告訴我們，她故

鄉的農村怎麼樣轉變成爲集體農場，富農怎麼樣日夜追捕

着集體農場的農民。「我們工作像電光一樣，對任何人都

不介意。「你們這些蠢貨，要笑儘管笑吧！你們現在不能傷害我們了」。我們對他們說。我們在三天之內就把我們

所有的燕麥，都已打好。我們就去幫助別人。那便是我們怎樣在做拓荒的梭範！」在一個簡單的農婦所口述的這

本報告中，充滿了血汗，污穢，眼淚。十五歲出終，受貧窮的打擊，被逼迫得不得不把自己的兒子去賣給一個富農

，然而，她卻是最初起來為集體農場而戰鬥的一人。她告訴我們，最初的耕種機是怎樣被帶到農村裏來的，婦人們怎樣撫愛着它，活像撫愛一個新生的嬰兒。她第一次

怎樣在農民面前演說，他們怎樣帶着發光的臉聽着她；她學習讀書寫字的時候，怎麼樣的笨拙，眼淚怎麼樣滴

在她那做工做得傷痕斑斑的拳頭上；她怎樣做工，弄得遍體鱗傷的，一個人跑回家來，關於這一切她給我們一

幅不能忘記的畫面。她的話昭示我們，野蠻的舊社會的殺子已經成為人性的桎梏了，把那殺子驚人地剝去，莊嚴，

真摯，輕快而健全的人性，便會爆發了出來。集體農場勞動的美，就在於這一點——那個那短短的故事，是其真正

使俄羅斯成為高山上的——絳光朗的，那千百萬農婦所發生

的故事的典型。

二萬五千個當中的一個是描寫一個行動的突擊隊員

。它主要地是由格列高里·印得哲瓦特金所寫的一束書信組織成功的，格列高里從一個莫斯科工廠被派去當土耳其

斯坦地方巴薩·庫岡區耕種機站的代理指導員。在他的新任上，他覺得混亂不堪，一切沒有力量。農村蘇維埃的主

席是一個無知無識的啓耳基蘇人。當地的黨員都是無用的東西。沒有黨或團的幹部。合作社出售香水和化粧粉，卻

不賣食物。那些短工們，貧農們，被那些「爲勝利所述」(見斯大林一九三二年三月二日在真理報上所發表的一

篇著名的論文「大衆爲勝利所述」——譯者)而退縮的黨貨，拉進集體農場，集體農場便在格列高里的眼前崩潰了

。她的老婆在莫斯科寫信來怪他，不該從她身邊跑開。這一切並不能使他灰心。他刻苦地工作着，兩個農村蘇維埃

他都當選。他注意播種隊是否已經實行。他幫助他們組織了一個黨的幹部，一個羣衆委員會，一個農業勞動者委員會，一個圖書館；他準備和別的耕種機站舉行社會主義的

競賽。他的老婆的責備使他難過，但是他寫回信了：「我是布爾塞維克黨的一員，我已堅決地要完成放在我身上的

任務。祇有等那任務完成了以後我才能回來。」他不訴苦，卻勇敢地反抗富農的襲擊和四天的包圍。這時，突然來了一個電報，說他在黑暗的途中被謀殺了。對於墮落的同志，沒有哭聲，沒有眼淚。相反的，議決由莫斯科派幾百個人來代替他。工作是必須要繼續的。所以澎湃的怒潮就又繼續向前掃蕩，壓倒了富農和牧師，使廣大的俄羅斯土地懷孕着一個無階級的社會。

在一篇序文裏，集體農民聲明他們的書並不是由一個人在研究室裏寫了起來的。是由幾十個集體農民自己寫，或供給材料，請別人把他們的故事寫進書裏去。所以我們這裏有姆坊主，馬克·伊理基·羅坡，六十八歲了，他對我們說，他還不惜願死，因為集體農場上還有這麼許多的事情要做呢。他不會像懶過一個工作日；集體農場的生活是有光榮的呀。還有提摩賽·斯珂理珂夫，集體農場的主席，他告訴我們關於一萬五千畝的故事。他說每畝穀類生產的總收入是四百盧布，大大地超過了任何貧農和中農以前的收入。斯珂理珂夫敘述集體農場所克服了的種種困難。在「我們所還要做的許多事情」這題目之下，他列舉出馬廄要建築，雞場要發展，末室要組織。「我們的馬和牛

決定要用末室」。赤色遊擊隊長，勞動組織者，婦女隊長，木匠，石工，看護子女的母親，先鋒隊員和黨員，大家在這裏都有發言權。還有許多缺點和問題，那是大家承認的。下面一節告訴我們集體農場在農民生活中的地位，那是最能激勵我們的：

「集體農場終日生氣勃勃，熱鬧轟轟的。半夜過了好久以後，才安靜下去。這時一點聲音都沒有了。祇有一盞燈在瞭望台上點着。夜鶯在花園裏歌唱。偶爾有一匹馬發出嘶聲，或者農場麵包師拍着麵團的聲音。在五年計劃的第四年，我們將用機器製造麵包了。」

像這一類的小冊子，對於亞美利加的重要性，將隨着時間而增大。作家，藝術家，知識分子，已不再像舊來那樣，怕在黎濤中失掉了他們的靈魂了。大家已不復懼怕的野兔那樣畏縮在外觀上好像是呆子似的那些農場工人的背後了。有些，最前進的，將開始認識，他們不能夠把他們大部分的日子都停留在書齋裏，他們要走了出來，不時地自由放蕩，和普羅列塔利亞特發生肉體的同志愛，就好像和一個秀麗的婢女。他倒會失掉了他們是被賦與特權的專門家的自信的。他們會非常之高興地，常常用一個良善

化名，去遠記，去蒐集。去整理，由亞美利加農民，尤其是，由他的同志工人們，正在發展着的鬥爭，所鉅擊而成的戲劇材料。因為在俄羅斯所發生的事情，會鼓勵更偉大的鬥爭，對於犁頭耕種者，黑人和白人，科羅拉多甜菜工人，皇家谷裏的雇傭工人，達科他種麥農民，在路上圍欄的衣阿華人，東部單馬農場裏成千衣食不周的佔有小宅地的人。這個將來會變成像十二月七日，在華成頓為農民所召集的國民會議那樣；更重要的會議。戰鬥的農民，是決不會聽了資本主義報紙所鼓吹的，什麼集體農場就要總崩潰等等的胡說，而銷沉下去的。會有好幾百本的報告來歌詠蘇維埃農民的勝利。當老樹根在鮮紅的太陽裏腐爛了的時候，無論那裏耕種着的土地，集體農民的呼聲，都將越叫越高，越叫越高。

一九三三·七·十九。譯於江灣

【註】 集體農場勞動 (Collective form Trud) 一書，係 Eudoxia

Pazukhine 口述，由 P. Tatárova 記錄下來的。發行者：

Modern Books, Ltd, 23 Theobald's Load, London, W. C. I.

集體農場的一員 (Kolkhozniki, Collective Farmers on The-

mselves.) 發行者：International Press, Moscow,

二萬五千個當中的一個 (One of the 25000, A Isbach) 發

行者：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Joc and loc,

抗捐軍的崛起

茨石

在帝國主義與軍閥的雙層剝削之下，就是所謂土地肥沃，物產豐富的「天府之國」的四川農民，也有血盡汗乾，不堪剝削殺然崛起的一日。

中國軍閥頭緒的繁多，戰爭的激烈與次數的頻繁，地盤的割據與分裂的瑣碎，恐怕四川要算是第一了。因此，農民的擔負，比別的省分自然是更加繁重了。別的那苛捐雜稅不說，祇就正當的田賦，現在已經征到民國四十九年了。最近在楊森防區內，豬都要納捐了，就是農家養一個豬，必須先納五角錢的豬捐。這種征法，就是天府之國，也很容易變窮的。農民窮到不能夠生存的地步，便毅然突起，另求生路，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而這次四川抗捐軍的崛起，那絕不是偶然的事了。據申報上所載的六月十八日成都通訊上說：「二十四軍正在積極進攻二十八軍的時候，不料後方突然出現一種抗捐軍。以反抗苛捐為名攻陷雅安大雅夾江等縣要邑。」其次還說到這一支抗捐軍的

起源。「……軍事當局，祇知剝削人民的脂膏，以充作戰經費，人民遂多挺而走險……此川南抗捐軍之所由起也。去歲川戰發生，川南方面，即有抗捐運動之醞釀。未及正式發動，而大戰即已停止，軍士遂得以弭亂於無形。蓋川南各縣。大半為地瘠民貧之區，二十四軍過去因防區較寬，十七年該軍開財務會議，便決定每年征糧兩次，較其他各軍防區稍輕。頻年以來，因擴充軍額，開支浩大，乃一再增加征收次數，三征四征，不一而足。更有所謂國防捐等名目。去歲大戰結果，該軍防區驟然縮小。給養更感困難。於是乃有一年八征之新例。全年共分四季。每季以三月計算，每季平均征糧二次。本年已開征至三四次，各縣農民，早已窮於支應，而催科之吏，乃急於星火，不稍假借。值此軍事期間，各縣催款愈急。無奈人民無力擔負，即地方團務人員，亦無法接收。欲辭職而不能。加以瘠土之民，擴悍成風：甯雅各屬，素稱匪藪，流兵散匪

。四處潛伏。而哥老會勢力，尤深入民間。聲望較著之舵把子，每三呼百諾，頃刻之間，可以號召大批徒黨。槍械俱全。初僅有少數人從事抗捐運動，揭發宗旨，略加宣傳，而同情者即接踵而興，如蟻附羶，愈聚愈衆。更兼戰事期間，地方駐軍，大半開拔，留守部隊，不足以資彈壓，至於各縣民團，亦大半與抗捐軍暗通聲氣。於是此種新興勢力，乃因緣時會，日趨強大……我們看了這一段通訊記載，便可以知道這次崛起的抗捐軍絕不是偶然的烏合之衆了。他們是由層層的壓搾剝削環境中，掙扎出來一支自救的生力軍。這種新興的生力軍，我們是不能忽視的。

在目前中國這種局面之下，各個帝國主義者加緊了步驟向中國進攻屠殺，國內的軍閥豪紳資產階級和貪官污吏，那樣殘酷的壓搾剝削，全國的勞苦民衆，絲毫都沒有保障，在這種淒慘的情況之下，中國的勞苦民衆，祇有自己覺悟起來，團結起來，才能有一線生的曙光。

了版出期八第刊月半望朔

局書代現處售經

本期目錄

怎樣防禦日本對華新政策	朔西
略雲隨筆	
日本對華政策的解剖與我們的對策	夏新
國內經濟加速崩潰之一斑	白新
現代英國新聞主義概況及其他(完)	張資平
八卦爲原始語根符號考(三)	周了因
皇象章草急就篇石本之研究(三)	茹欲立
緬甸亡國後的建設與生活狀況	杜去恨
陝西三原通信	潤庭
日光空氣與人生	歸鴻
最後的恐怖	余荏陶
會考寫真	黃薇
水滸詩話	金岳
巴比塞與羅曼羅蘭(作家評介)	張白衣
非戰博士(諷刺畫)	梁四

鳳凰泉上的老人

青藤

或者這也是習慣成性了。一沒有事就想立刻跑到野外去，或者是到幾家熟識的農民家中去談談。覺得他們的談吐，舉止，以及日常的生活情形，實在是誠樸得可愛。

正是舊曆三月裏，百花都正在開放的時節。但是在這繼續遭災的區域裏，樹木大部分都斫掉了，不但花是罕見，就是草，也是很稀奇。在這個城裏邊自然是枯燥極了，就是野外，也都是乾巴巴的不像是春天。在城外比較好點的地方就是鳳凰泉一帶，因為這兒有一個小小的流泉。地面上還有些綠草。因此，這便成了我唯一的遊樂地。星期五的下午，我沒有課，吃畢午飯，一個人便偷偷的出城去。一到鳳凰泉就遇見一個白鬍子老漢蹲在泉邊休息着。他的旁邊有一隻籃子。裏面有半籃子青菜。

「老伯伯！你這樣大的年紀了還挖菜嗎？」

「唉！這年頭兒，不挖菜沒有東西吃。」他的語氣，他的面色，表示出非常的惱恨。我繼續的很誠懇的問了他幾句，他總是不大高興回答。最後他說：「你們隊伍上幹

事好，我們鄉下人苦得很！」說到這兒，我才知道他把我們認錯了。

「老伯伯！我是學堂裏教書的，不是隊伍上的。」這樣一來他的臉色立刻轉換了。我和他的談話才正式的開始了。他七十六歲了。並不識字，完全是一個勤樸的農夫。他說到他一生的遭遇和經驗。說到了他目前的生活狀態。最後他說：

「一年比一年壞了。前多年我們都吃的麥麵，油辣子，醋，現在連鹽都沒有。我們現在就是挖的吃青菜。」說着他從胸前衣襟中摸出像拳頭大一包東西來，抓了一把放到他的嘴裏去。那是些黃而代黑色的粉末。

「老伯伯，這是甚麼？」

「山芋粉。」他說着兩隻手伸到泉裏去掬了一掬水來喝。後來我才知道他們在鄉下都吃野菜和山芋粉，山芋粉是把山芋的全部，根，幹，葉，曬乾，搗磨成粉，炒熟作為他們主要的食品，其他五穀，是很不容易嘗到的。

一九三二·四·廿。

陷落

豐莊

在這漫無邊際荒涼枯燥的平垣。

一個村子一個村子相繼的都斷了炊煙。

茅舍屋宇都倒塌了。

完整的村落。

都變成了破磚與碎瓦的亂灘。

殘留在這荒土的那些災後的遺孀。

被貪官污吏逼得還不能稍安！

一年要征收兩年的糧草。

還有那層出不窮莫明其妙的苛捐。

「要求生路除非是自己揭竿」。

這是一般人所懷的觀念。

x x x x x

在人靜更深的半夜裏。

「鷄毛換帖」忽然傳到各村農家的門前。

傳過了趙家莊。傳過了劉家灣。

一村一村，好像無光的火箭飛傳。

不等到天發亮已經傳遍了高陵全縣。

全縣農民的心旌已搖蕩得浪船一般！

眼巴巴的渴望太陽出現。

平時留滯在胸中的抑鬱。

平時積留在胸的憤怒。

以為到明天就可燃燒。

x x x x x

火盆似的太陽。

籠罩着這不長青草無際的赤土。

沒有一絲白雲也沒有一縷清風。

只有被捐款所勒迫的。

被餓餓所燃燒的。

那一羣無數的貧苦農民羣衆。

個個心裏都起了狂瀾般的波動。

「交農去吧！
圍城去吧！」

不約而同的大家都懷着這一樣的心情。

X X X X X

好 像黑螞蟻一般密集的貧苦窮農，

由四面八方的，

都一齊向着這高陵的縣城進行。

「田禾不收，田賦還要重複的完納。

自己都沒有飯吃，

而逼命的催款委員還是連拷帶打！

反正是活不成了，

還不如去和那貪官拚幹一下！

饑餓的羣衆在進行中，

都發出這同樣的說話。

X X X

像 黑螞蟻般的密集的貧農，

有的拿着又耙有的拿着掃帚，

有的拿着扁擔，也有的拿着鐵錫。

在平時是極馴順的農奴。

這時候都變了自救的英雄。

「去吧！去吧！我們去圍城。」

年青的農夫們，他們的心緒是格外的奮興。

「這不是好玩的呀！我們是在死裏求生。」

老年的農民們他也搖動着那斑白的頭顱。

在炎炎的赤日下，只看見這些黑螞蟻般蠕動的羣衆。

X X X X X

當 炎炎的赤日正當午刻的時分，

古老的高陵縣城，

已經被這些黑螞蟻般的羣衆包圍得水洩不通！

縣長老爺聽到了這種風聲，

他駭得手忙脚亂不知怎麼應付。

在他驚荒失措的當中，

他下的命令叫先把城門鎖封，

一面他準備着怎麼去欺騙這些當前的貧農，

一面他又準備用武力來屠殺這些兇湧的羣衆。

但是，城外那密集的人濤，像潮水般的上升！

X X X X X

「去 吧！你們都回去吧！」

你們的意思我替你們向政府傳達。

政府知道了你們的苦處。

他定會用仁慈的心腸來。

把捐稅蠲免或者是緩納。

去吧！去吧！你們都是好百姓。

你們的意思我立刻向政府傳達。」

縣長高高的站在城頭，

在手提機關與盒子炮的保護之下。

一面拱着鬍子一面又

這樣的向城下的農民講話。

x x x x

『鬼話！鬼話！

這又是向我們來欺詐。』

惡浪一般的聲浪衝上了城樓！

像黑螞蟻般的密集的農民羣衆，

在城週起了一層波動，

『立刻宣佈蠲免！

再不許提款委員下鄉逼命！』

悽慘悲壯的呼聲。

像春雷似的震蕩着古朽的城樓。

x x x x

『好百姓們都向後退，

誰是刁民誰就站在那兒不動！』

縣長指手劃腳的他立在城頭發見。

而集衆在城下的農民羣衆便愈集愈衆。

這時候只聽見飢餓之羣怒吼！

絲毫都聽不見縣長講話的細聲。

熱流激蕩在這古朽的城樓的四週。

不可抗的怒火，

已捲上了這搖動中的城樓！

x x x x

饑餓的羣衆好像着魔了般的，

不可遏止的洶湧的人潮，

一齊都向着這古朽的城樓激衝！

爬城牆的爬城牆，燒門洞的燒門洞，

擁！擁！衝！衝！

正在這羣情震盪的中間，

從城門上發出了劇烈的爆炸聲。

四處都發出了相繼不斷的爆炸的巨響，
鋼鐵之羣的胸中的怒氣，

到此刻是熊熊的發了火光！

X
X
X
X

炸彈，機關槍，手榴彈，

爭先恐後的爆炸！

悽慘的號陶悲壯的呼喊，

建築物倒塌的破裂！

鐵石的劇烈的相碰！

一切都咆哮了，一切都狂舞了！

火柴的臭味，血的腥氣，

紅的火在烟着，赤的血在流着，

一切都在震撼着，

古嶺的高陵孤城陷落在這煙火彌漫的中間！

種一第集劇戲每

訂增版再

這是董每戡先生的傑作三幕劇，董先

生是劇論家兼劇作家，其作品具有獨

特的風格，圓熟的手法，本書自脫稿

以來，迭經數著名劇團上演，成績斐

然，聲譽騰起，其內容之價值概可想

C 夫人肖像

見，全書約百三十餘頁，裝幀美麗，

內附戲劇家陳凝秋先生所繪著者肖像

，大覺名貴。每册售價大洋三角，總

代售處為呂班路中外書店。各埠各大

書店均有代售。

啓社版出化文劇戲

倦了的桑枝

一鳴

工作的興奮，充分的表現了生的意味。

湖港交叉的風原上，

伸長了千百萬條褐色的桑枝。

龍爪虎趾般的，

全是些有力的大小拳頭；

牢牢的掌握着春光魂魄。

綠油油的整舉了長旗般的新葉；

欣欣地候盼着老農夫來攀採。

工作的興奮，充分的表現了生的意味。

湖港交叉的流泉上，

抑揚着款乃的歌音。

老農夫忽隱忽現的，

把小舟在港叉間聚集；

趁着晨曦初出，

桑林下，努力，努力。

手足忙亂的爭採那綠油油的新葉！

x x x x x

桑枝不惜牠生命的磨折，

只待那春光露出，

老拳頭上，

一枝枝，

綠油油的又伸長出牠的新葉。

只是今年的老農夫，

老農夫卻不勝疲倦地，

再也沒有往年的興奮。

往年的努力，

努力爭採那新葉！

x x x x

那 長旗般的新葉，

失戀了的少女一般，

綠油油漸成了，

漸成了憂愁蒼黃的顏色！

竟 日連夜地，

盼那老農夫努力；

老農夫卻竟日連夜地，

只在桑林下歎息！呻吟！

x x x x x

啊！老農夫：

為何這般的歎息？

為何不去競養那吐絲作繭的小動物？

那不是你合家的衣食，

合家衣食所仰賴的小小動物？

你 說時運危厄，

救濟絲靈的公債，

不是巨盾的在發？

你 說時運危厄，

改良蠶葉的計劃，

不是常對你有所供給！

廣 大的市場，

也不是正在為你努力爭奪？

綠 油油的新葉，

更不是盡量的為你努力發級。

x x x x x

倦 了的桑枝，

不勝失望地。

也竟伴上了老農夫，

在桑林上呻吟！

湖 港交叉的肥原，

在暴日曝曬下起了龜紋，

湖港交叉的源泉，

狂風掀起了粗暴的厲音。

倦了的桑枝。

忽興奮地來和他的老情人。

堅決地作了永別；

努力吧！

老農夫：

我將枯老了要和你永別！

前進吧！

老農夫！

趁這地已龜裂

隨那粗暴的騷音而前進！

無容再在我已經衰殘了的桑林下。

終日的鎖眉蹙額！

七月三日於浙東

流亡

黎明

天際斜掛着慘淡的月亮。

大地沉寂得絕無聲響；

像這樣淒清的辰光。

我踉蹌地離開了我的故鄉。

我踉蹌地離開了我的故鄉。

心中是充滿着無限的悲傷。

縱使家鄉是豺狼橫行得可怕。

祇是忘不了啊。忘不了我的阿娘。

祇是忘不了啊。忘不了我的阿娘。

她凝想不幸的過去和衰落的現在不禁淒酸斷腸。

耳際雙垂的白髮，額上深刻的縐紋。

都是她吃盡辛苦的微象。

都是啊，都是她吃盡辛苦的微象。

但，人情的冷酷，社會的黑暗是到處一樣；

而今，我要在艱苦的重圍中掙扎。

母親！願你再不要把往事苦苦的思量。

行軍喇叭

西 淮

蒼天是這樣的沉悶，

大地是如此的憂愁，

朋友：準備吧——

天崩地裂的時候，

就快到來了！

我們的萬里長城，

已像一條死了的巨蟒，

已竟腐爛成一節，一節！

一段段地開始毀滅；

我們的黃河和大江，

已經涵蓄不下他那狂傾暴泄的巨流。

四處的泛濫狂流！

可是，朋友：

千萬不能再像我們祖先的那般愚蠢，

只要是軍笛的一聲長鳴，

便放下他的鋤頭，

握起了那銳利的長矛；

衝呀，殺呀，

撒那鮮紅的血液，

拋那堅硬的頭顱；

在那平沙無垠的荒土，

去替那英雄自居的魔鬼，

無代價的爲他鑄起銅一般的威權，

那便是壓制自己的鎖鍊。

x x x x

可是，朋友：

也不再盲目的陷入舊軌，

那血蹟未乾，
傷痕未愈的舊軌！

爲了長城塌倒在我們的眼前，

大江崩潰在我們的身邊，

又一剎間，

便放出我們那英雄熱烈的神威，

爲民族的光榮而奮鬥吧！

爲大衆的生存而犧牲吧！

戰士們，衝呀，殺呀，

衝出惡魔的妖氛裏，

殺出帝國主義的重圍！

那知道，自己的陣線裏，

卻埋伏了無數的好細！

那衝呀，殺呀的喊聲裏，

充滿了無數的人妖，

假借了我們的權威，

肥胖了他野心的肚皮！

x
x
x
x

蒼天是這樣的沉悶，

大地是如此的憂愁。

朋友：看吧——

那無數的好細，

那肥胖了的肚皮，

乾癟的又在惶悚他那動搖了的權威，

又在想運用我們這伙兄弟。

可是，朋友：

我們決不能再去當搖旗吶喊的小丑。

我們決不能再去做那無代價的犧牲。

啊！朋友：

快趁這時期，

要認清，認清自己的目標是在那裏？

要估計，估計自己所需要的是什麼？

我們需要我們自己的耕地！

我們需要無數量的耕種機！

我們需要千百萬基羅瓦特的電氣！

我們需要沒有饑饉寒凍侵凌的社會！
我們需要權利義務相平等的國地！

來決定下我們戰攻的大計。
來選別，來號召，

我們共同作戰的兄弟！

啊朋友！

快趁這震盪，混亂，

我們要計較及這許許多多的權利。

一切都將開始的時期！

汽車夫訪問記

澀谷

黃昏時節，我一進長春汽車棧的大門就看見四十三號汽車站在院中。「喂！老周，辛辛苦苦！這樣熱的天……你簡直不像人，全身上下都是灰塵。若不是那這能轉動的兩隻眼，那簡直不像個人的臉。給我的東西帶來嗎？」

「不要提！這次真缺德。一對空暇都沒有。那兒有時間給你帶東西。」他那含着懊惱的口氣回答我。接着他又說：

「去的時候過了扶風不遠，不知道誰家又把個孩子丟在路上，那是個真可愛的男孩子，大約有三歲了，這樣熱的天，路上一個人都沒有，那孩子連熱代哭的暈倒在大路上，我想當汽車轉來的時候把他拾回來。反正是一條命，誰料想到我轉來的時候，只剩下一條小腿和半個腦袋。不知叫狗吃了還是叫狼吃了。你瞧！缺德不缺德，這年頭兒，作父母也真難作。養下孩子沒有東西給他吃，又不忍眼看着他餓死，所以常把孩子丟在大路上希望別人拾得去，男孩子送人帶沒有人要。可是，這年頭兒，誰肯養別人的孩子呢。從前，那些地方的農民在大路邊旁抱着孩子，看見汽車過來，便把孩子丟在路上，自己躲藏起來，希望別人拾得去，若果汽車過去沒有人拾，他又抱回去。現在不這樣了。一丟下就不管了。唉！這年頭兒！」他那難看的眉頭皺得更難看了。

我看見他那難堪的面色也難堪起來，懷喪的說了一聲「再會」便轉身走了。

騙局

藤子

「怎麼保祥到現在還不見回來。」老五焦急的說，他離開了蒸饅的鍋爐，接着走到一張代有抽匣的破舊長方桌前面，他揉了揉自己被煙火烘得經常發炎的紅眼睛，擱着腰很費力的看了一下。

「啊！已經六點多鐘了，他是四點鐘出去的，中間相隔兩三個鐘頭，難道還不會討完賬嗎？唉！這孩子，一定是在路上瞧熱鬧哩！」他現出很生氣的樣子說。

「可不是嗎？十三四歲的孩子，還正在貪耍的時候，你不看隔壁劉家那幾個學生嗎，一回家便是玩耍，有時玩的連飯都忘記了吃，你聽，劉太太又在門上喊他們喫晚飯哩！但是保祥這孩子太不懂事情了，你出去是幹什麼的，那能這樣的任性！她——老五的老婆——一邊作着事一邊嚷嚷着。

「哼！保祥這孩子都是教你慣壞了，無論幹錯了什麼事總是不肯讓我打，上次把那樣一個黑光黑光的和麵盆，我愛的和什麼似的，一直用了幾十年，他一下子不小心跌到地下，摔了個粉碎，我氣極了在臉上打了幾個耳光子，看去你心裏就不大高興，硬把我拉開，還說是我心狠，打別人的孩子不必痛……他摸着你的性子了，所以到現在還在外面玩呢！」

「你看！袋子裏的麵已經完了，角落裏的煤也快光了，賬到底收回多少，到現在連他的影子還不見，明天這生意還要不要做呢！」他生氣的一面指着麵和煤一面對着她說。

「對啦！對啦！壞事都是我幹的，你做的事都是對的，街上也沒有狼，他自然就會回來的。……」

「你聽！不是保祥的聲音嗎？」她肯定的說着，接着保祥走了進來，由他那發紅的兩頰和很粗的鬍鬚裏知道他

在路上曾作過很長的小跑的。

「啊！我當把你丟了，還有回來，賬要了多少？」他的態度非常的嚴厲，聲調又特別的高強，尤其是最後一句。

「只收到拾二塊票洋，還有幾串銅子小票，此外還有幾塊錢沒有收回來，可是都說就在這幾天內繳。」他說着把賬本和錢由棉襖袋裏掏出來擺在桌子上，去打他身上的塵土。

「搭上兩葉鋪板門，把燈點着，跑到什麼地方去逛，費了這大功夫，要回這幾個錢，夠什麼用！」他依然現着不滿足的神氣，把錢拿到手裏點了點，又擺在桌子上。

保祥知道自己誤了時，主人不高興，所以謹遵命令很迅速的塔上門點着燈，又去掃掃鍋頭整整零碎。

老五坐在燈底下，眼睛一映一映的，像是紅爛的病眼經不起燈光的刺激似的，揭開賬本，打着算盤，眼睛一映一映的，很吃力的費了有一刻多鐘，才把賬本合上算盤推到一邊，很長的嘆了一口氣站了起來。

「這年頭只有去當土匪的一條路！照咱們這樣小的生意，還要上五等捐，顧主們欠的賬又是三番五次的要不回來，生活程度又是這樣高，他媽的，這碗飯真不容易吃啊

！」他說着走到保祥跟前，代着教訓的神氣說：

「以後做事須得謹慎，再不能照這樣的任性，不丁就小心你的飯碗。」

「師傅！我並不敢任性，今天回來遲的原因，是在路上碰見我姐姐她強要我替她當衣服：」她沒等保祥把話說完便搶着說：

「你姐姐怎麼也窮成這樣了呢？他要你給她當什麼衣服？」

「我路過要從我姐姐的門上過，不料走到那裏她炒的就站在門上，我看見她臉上的顏色像是病了好久一樣。她一看見我，便要我進去，說是有要緊話對我講，我看見我姐那樣的着急，只好跟了進去，一到院子裏就聽見一陣悲苦的呻吟聲音，等我到屋裏一看才知道是我姐夫病了，他病了好多日子，瘦的簡直不像人了，說是想吃兩個雞蛋都沒有錢買，因此我姐便打開箱子，揀來揀去，揀出一件半新半舊的市布大衫，是我姐夫去年縫的，只有這件比較值錢些，要我立刻拿到當舖裏去當，我想當舖那樣遠來回要得個半鐘頭，有心不去實再覺得不忍，所以到底拿了衫子，到當舖裏只當了三角錢給我姐姐送去，我姐姐見我回來

了很快的把錢和當票子在我手裏接去，立刻跑出去給我姐夫買雞蛋。這時我也趕快的走了出來！」他說到這裏停了一會又繼續着說：

「走到大乾家，大乾的老婆說大乾不在家，他手裏沒錢，要我等大乾回來，好容易把大乾等着了。他又說這幾天家裏窮的連一個錢都沒有，又跑出去向別人借，還好他到底借來五塊票洋給我，接着又走了三四家，有的給了，有的又說不方便等幾天再去拿，所以錢也沒要到，時候到就延遲了，我也知道師傅很招急，但是……」

「啊！這就是了，我們還當你在外面耍呢！」她長出了一口氣說。

「沒有，師娘，我那裏敢耍！」他回答說。

「肚子餓了，盆底下還藏着有幾個窩窩頭吃去罷！」

老五現在却沒有心思來聽這些話，他去計劃着這拾幾塊錢的分配法，幾分之幾用來買麵，幾分之幾用來買炭，幾分之幾用來買……但是他過來過去的計劃，這拾幾塊錢無論如何是不夠分配的，因此他最後決定明天還是先買兩袋麵，等幾天再去買煤，因為煤還能支持兩三天，計劃好了他又去計算今天的流水賬。

時候已經不早了，天氣又是這樣寒冷，街上的行人差不多絕跡了，這時保祥關好了門，又熬着地和好了酵麵，放到鍋裏，鍋底下填了幾把麥草火。於是這些辛苦了整天的人們才開始休息了。

二

第二天早晨他很早便醒來了，他穿好衣服，開了門到外面一望，覺得天色尚早，霧氣十分濃厚，加之還吹着西北風，他知道這時商號都還沒有開門，所以又走了進來，在牆上取下一個約有一尺多長的捲煙袋，坐在炕沿上一邊抽一邊想着。那又臭又濃的煙味，把她由夢中喚了醒來，她咳嗽了幾聲之後慢慢的睜開眼睛，望了老五幾眼，便接着說：

「又抽煙哩，煤煙還沒有燃夠嗎？你看眼睛這幾天紅成什麼樣子，又不多睡一睡，這樣早的起去有什麼用處！」

「睡不着到不知起來。」接着他便走到桌子前面，拿起一條灰色的舊毛巾在臉上揩揩，又特別仔細的把眼睛裏揩揩，最後又把兩隻黑而且粗的巨掌也揩了揩，才把毛巾

放在一邊，彎下腰去很費力氣的望了望，轉回頭來對老婆說：

時候已經不早了，差不多七點半鐘，天氣陰着，所以屋裏還是這樣暗，快起來，我要出去買麵，一回來就要煮飯，你快和保祥收拾生火，我就回來了。」說着他走出門去。

這時保祥卻早已起來正在屋裏忙着打煤掃地提水，接着她也起來了，屋子裏馬上起着忙亂的現象，一陣兒火也生着，水已沸騰，籠已洗淨……只等着老五買回麵來就要蒸饅。

老五今年雖則已五十多歲的人了，可是他的身體很壯，所以這樣冷的初春的早晨，上身只穿着一件短棉襖，腰裏緊緊的勒了一條黑色的粗布腰帶，把棉襖的下部束的像傘般的蓬着，腰細的像一隻馬蜂似的，很快的在街上走着，雖則他的兩頰已凍得赤紅；兩手已凍得僵硬，可是在他像完全不會感覺。「奇怪」當他走到較熱鬧的一條街上，他不覺的喊出這樣兩個字來，因為今天早晨在街上來往的人們和商號出入的顧主們，面部都呈現着一種張慌驚異，行狀卻都是那樣的狼狽。「管他媽的閒事，自己還是買自

己的麵，作自己的生意……」他又這樣安慰着自己，他很快的走到「永盛和麵舖。」這是他常照顧的一家麵舖，剛進門就從腰裏掏出拾二塊錢，向櫃上一擺。

「給我拿兩袋上等麵粉，快點！等着用哩！」他神氣十足的對人家講，因為自己急欲買麵的原故，所以連這些伙計們的神色都不會看他一眼。

「老五！你還在做夢嗎？鈔票已經作廢了！今早市面上完全拒絕使用，裝上吧！拿現洋來買！」永盛和的伙計們和老板不客氣的對他這樣講。

「什麼鈔票作廢了……我……我怎麼連一點風聲都沒有聽見！……唉，這真活不成了！活不成了！……」他很奮激的瞪着眼睛，踏着腳，搔着手，活像是發狂的樣子，聲音是戰抖着，舌根硬澀的續續斷斷的說着，使伙計們看的沒明其妙起來。

「老五，快把這些票洋拿上，拿現洋來買，喂！不……不是伙計們最後出勁的喊「喂！」的話，他無論怎樣是聽不着的，他覺得沒法了，才慢慢的很困難的把這拾二塊票洋由櫃檯上拿來裝到腰裏不辭而去，可是當他剛出了永盛和的門，覺得眼前一花，完全像失了知覺，臉上像死

人一般，兩眼失神的毫無意識的茫然的，俯視着自己的前方，胡亂的在街上走着，忽然背後發出一種尖銳的呼聲：

「喂！相相，相相！在這兒裏！」

這個聲音對他非同小可，當他聽見「喂！……在這兒裏！……」他確實當小鬼來勾他的魂了，他轉過頭定睛一看，原來是一羣人爭着看什麼告示，他被這一驚，心裏慢慢的才明白過來，也跟着擠進人羣裏，用袖子措了措眼睛，很費力的看了一會，才知道是政府裏出的告示，上面寫着——

「查本市……如果奸商仍拒絕信用，有意搗亂金融……立即槍斃，以儆效尤而……」——等語。

市民們看了政府的告示之後，都竊竊私議起來，有的說這完全是騙人的鬼話，用槍斃來威嚇商人！有的說銀行已經關門，外面卻掛出「休假三日」的騙人的牌子，顯明的表示了銀行的現金缺乏，避免兌現，卻偏要掩耳盜鈴的貼出這張告示，唉！政府這見百姓沒有死完，自己的腰裏還沒有裝滿……唉！沒有百姓活的路了……這時每一個人的臉上都露着憤氣的樣子，嘴裏噁噁咕咕的說着什麼。

「噯！拍拉！木板急碰的聲音，從街道的兩旁無情的傳到老五的耳朵裏，使他不由得仰起了頭向兩邊窺望原來是商號都爭着關門，這些關門的商號的外面都懸貼出一個條子，上面有的寫着：「因修理房屋暫行歇業……」有的卻寫着「因清底結算歇業三日。」也有幾家大商號，大概是懼怕政府的威嚴不敢關門，可是他們的舉動更加滑稽，他們把平時陳設的貨物，不知道都搬到什麼地方去，卻在那週圍的架欄上擺出些滿清時代的朝靴，補服，紅纓涼帽子，馬蹄袖形的袍褂……等貨樣來，你想這些老古懂誰肯來買！而且這些古懂又是破舊不堪！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朝商號裏擠，但是遞去看一看兩面架欄上的貨色，結果都是很失望的走了出來。唉，這樣滑稽的事象，可是在這時候再也引不出任何一個人的笑聲，他們都覺得這是一種殘酷，悲哀，現社會的罪惡，往日熱鬧的竹筴市上，今天忽然蕭條得可怕，可是奔走在街市上的人們他們的表情又是那樣的緊張。

可憐的晚年的老五，他那裏有心去聽，更有心去看呢？他狠狠的在街上走着，他的腦子昏亂得沒法形容，他的面部的表情痛苦到絕頂的程度，這時他惟一的念頭是要把

這個不幸的消息，很迅速的去報告給和自己負着同一命運的她知道，彷彿唯有她才能替自己分憂。

「保祥，去到門上望一望，怎麼這大功夫還不見回來？你看水開成什麼樣子，煤炭這樣的白耗着難道這樣大年紀的老頭子也貪着玩嗎？真氣死人！」她焦急的說着，一面現出遲疑的樣子。

三

她的話剛說完保祥剛預備跑出去看的時候，老五卻在這個當兒跨進門檻了，他喘着氣，搖着頭，咳着聲，戚苦的面容簡直像瘋了一樣，一進門就坐在櫃子上，她和保祥看了這種情況，不由得吃了一驚。「你到底和誰鬧了氣，怎麼就成了這樣？買的麵在那裏？」

「麵！票子倒了！還想要麵？哼！麵！」說着便從腰裏取出那拾二塊錢的鈔票使勁的向桌子上一摔。

「他媽的，要這東西幹麼用，填到爐裏燒他媽的去」說着他又氣憤的拍着桌子站了起來。

「哎唷！鈔票怎麼會倒呢！這簡直是殺人啊！」她的臉紅一陣白一陣，全身的骨骼似抽去一般軟灘的坐了下來

她看看桌上擺的幾個空的麵袋，他看看角落裏快要燒完的煤炭，她更看看桌上擺的那拾二塊已經作廢了的鈔票，她是和他同樣的陷溺到可怕的悲哀裏，爲他們這晚年的身世而灑淚了。

保祥看見這種光景，不知道怎樣才對，在那裏無意識的摸摸蒸籠，又透透鍋爐。

對門郭大頭也聽見這不幸的消息，跑過來要問老五，一進門看見是這個樣子，自己便明了幾分，「老五哥，聽說鈔票倒啦，你知道嗎？」

「我怎麼不知道；我清早就跑出去買麵碰了壁，才回來，你坐下。」說着指着旁邊一個櫃子讓大頭坐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請你詳細的給我說說，我們做小本生意的人，實在經不起這樣的打擊，我昨天還賣了幾塊錢的硬材，都是票洋，這不是完全賠了嗎？老五哥，你說我們該怎麼辦呢！我簡直窮於應付這萬惡的，險詐不測的社會了！」他現着十分失望的神氣說。

老五聽了大頭的話，知道可憐的，倒嚥的人是不止自己一家，於是他長嘆了口氣，把他自己的遭遇和市面上一般的情形，從頭至尾的給大頭敘述了一遍，他的老婆也聞

悶的坐在一邊聽着，他接着又說：

「大頭，這年頭我們的生意不要做了，做不成了！你看……」

「不做生意，難道等着餓死嗎？」

不是，就是做生意到底還免不了餓死！你看我這底攤能值幾個錢，拾幾塊鈔票又作了廢，麵完了，煤也快光了，不是我們不做生意，等着餓死，而是政府裏不讓我們做，要看着我們餓死！」他越說越氣憤，越說越起勁到最後竟然握緊拳頭捶着桌子起來。

「的確，的確，你這話說的一點不錯！不是我們不願活着，誰不願生，是他們不讓我們活了！老五哥，你還記得十六年鈔票倒閉後，那種慘狀嗎？那真是令人不忍回想！」他說着垂下頭去，像是入了沉思的境裏。

「唉！你又提起十六年，那真是一個不堪回憶的十六年啊！當紙幣倒閉後窮人自殺的不知道有多少！沒說是窮人，就是各學校的教員和各機關的薪水較少的職員們都弄的沒有辦法！那時候鈔票開始流行市面的時候，就一塊只能頂現洋七八角的光景，中間跌到五六角上，各機關又都是按着六五發薪，西頭胡老先生的女兒那時在民政廳作事

，每月薪水一百三十拾多塊，說起來不為不多，但實際上只能得到六拾多塊鈔票，合現洋只有二三拾元，那時又值軍閥的打仗，生活程度驟然提高，一家七八口人二三拾塊錢夠什麼用，所以無論早晚你去試聽，胡老太太總是怨天尤命，嘆着日子不得過，嫌老頭不做事，你想老頭六十好幾歲的人了，那裏有事做！後來鈔票的價格繼續的跌落，終於一日作廢了，你想當時的窮人是怎樣的窘迫。」老五剛說到這裏嘆了口悶氣，大頭便插進嘴來說：

「那時，最倒霉的要算是做小生意的人了，因為鈔票的價格一天一天的底落下去，到後來跌到一兩角錢的時候，這當兒正是西瓜熟的時期，加之那年天氣又特別的酷熱，所有比較有錢的人都拿鈔票買西瓜吃，一塊鈔票一個西瓜，當時作這種買賣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加，原來賣菜的現在都販賣西瓜了，但是後來最倒霉的也就是這些販賣西瓜的，其次就是些買菜的……聽說有一個販賣西瓜的老頭子，把鈔票就積壓了三百多塊，在一天早晨街上的人都同樣的喊着。「鈔票不能用啦，」「鈔票作了廢，」老頭子聽了這個消息，馬上像觸了電似的，呆了起來。接着哇的哭出來，隨即坐在地上拍着手，蹣跚着，像女人們一樣的訴

說着哭着，哭了很長的時間，旁邊人怎麼勸他也不肯聽，後來人家都散了，他也走了回去，他回到屋裏之後，便打開一隻小木匣子，取出三百多塊錢的鈔票，向地上使勁的一摔，用腳踏了幾下，但是他又很快的把牠由地上拾起來，在手裏顛了顛，像是估量重量似的，於是他又開始想了，「這不是我的心血嗎？這不是我在一個炎熱的夏裏辛辛苦苦用血汗換來的錢嗎？這是我全部的財產。不！這是我整個的生命，我怎能踏牠！我怎能踏牠！但是牠到現在不是連一個錢都不值了嗎？揩屁股還嫌牠不適用！唉！完了！整個都完了，最後他在屋子裏環視了一週，除了很厚的灰塵在那裏靜靜的躺着以外，空虛得，乾淨得連一點掛牽都沒有，於是他覺得眼前一黑，他的一生結局了！」第二天早同院的人在井裏汲水，才發現井裏有一個老人屍體。可憐的孤獨的老頭子就這樣的死了！」大頭說完了這個故事，很悲哀的搖着自己的頭，又拍着自己的胸口，像是覺得滿腔的悶氣似的，又繼續着說：

「那些日在每頓飯後每天晚上，街上總是三個一羣，四個一堆，專來談論這類慘死的事件，真的聽的都不願聽了。」

因為他們的談話使她也記起了一樁事情。

「聽說有個專門收買鈔票的人，揀了一包扶的鈔票，出了城走了二百多里地，忽然聽得鈔票作廢，氣得只是頓腳捶胸罵政府。回家之後，叫了位裱糊匠，把那些鈔票一張一張的糊了牆壁。」她還沒有說完老五便接着說：

「那也是把人氣極了，不然誰肯做那樣無聊的事！」
「喂！孩子醒來了，快來招呼着，」大頭的老婆在門口喊着，

大頭去了，他們又默默對視着，想着，推測着未來的——晚年的——渺茫的前途。

四

在今天的午飯他們味同嚼臘胡亂的吃了一點，終於被生命的要素逼迫得他們再不能靜默下去。他們再不能靜默下去。他們老兩口立也不是，坐也不是，跑出跑進活像是熱鍋上的螞蟻一樣。

「喂！真的我們就這樣等着餓死嗎？」她先開口了，她代着俄應般的眼光向着他詰問。

「我也正為這個焦急哩！」說着用手抓了抓自己那已

經脫完頭髮的禿頂，接着又繼續下去。

「現在除了向別人借錢再沒有第二個辦法！」

「借！借錢麼？」她代着遲疑的神氣問。

「當然得借！你把咱們這一付家當看一看，那一件是多餘的，那一件又是值錢的！銅能賣嗎？這個僅有長方桌能賣嗎？能把棉襖從身上脫下來賣嗎？……加之我們的年紀又都是這樣老。叫我做賊沒有力量，叫你偷漢子也沒有入夢，你想除了借還有什麼辦法呢？」他說話時的態度和語氣是很憤激又很堅決的。

「這樣大的年紀，嘴裏說出這樣的話，不怕難為情！」

「她代着輕視和羞澀的樣子說。」

「這有什麼難為情，這些話完全是真理，到了沒飯吃的時候只有這樣去幹呢！」

「我看還是到李掌櫃那裏去借，李掌櫃為人頂和氣，過去也有些交情，他的老婆又和你談得來，一定肯借給的，況且他們以前開皮房的時候，那時我們還有幾個錢，有時買貨因一時錢湊不夠常常在我們這裏挪借，現在向他們借個一二拾塊錢總不成問題，況且他三個兒子聽說都找到事情。」他說話代着自信的神氣同時面部彷彿是浮現出一

點生機！

「唉！這年頭只有錦上添花，沒有雪裏送炭，我覺得一點把握都沒有！恐怕結果還是白丟臉！」她一邊說着一邊搖着頭顯出猶豫的樣子。

「你去！窮人把丟臉還算回事嗎？滿沒說一次兩次，就是七八次都沒有什麼要緊！你去！你一定借給的。」他又堅決的催促着她去。

在她也知道到現在除了這一條路，是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的，她長出了一口氣很精神的走了出去。但她剛走出去又走了回來向老五問：

「到底借多少？」

「借上廿塊。」

「二十塊！」她點點頭掉轉身又去了。

她走了，這時老五一個人在屋裏踱來踱去又給這二十塊錢打主意，他打算用拾貳塊錢買麵，用五塊錢買煤，其餘的錢可買些零碎東西，他們的生意又像往日裏做着。但是他又忽的轉了念頭，假使她連一個錢都沒有借到的時候，那又該怎樣辦呢？於是他害怕了，替他媽的，她總會借到幾個錢，他又這樣的來安慰着自己，他渺茫的，無憑的

像這樣返復的想着，直到他的頭腦發痛的時候，他才感覺得她快要回來，兩條腿很敏捷的走了出去，由她去的路上望去。「啊！她回來了！」他不由的這樣低聲喊了出來。

她像鴨子那樣很困難的移動着，頭上包了個青色——已經變成黃色——的手帕，兩個角兒懸在鬢邊，跟着她身體的左右擺動而很合拍的也擺動起來，他看見這個樣子有點不耐煩了，但是他的眼睛仍不轉睛的望着她，等她差不多到了的時候，他便喊着：

「走快嗎！」說着他又搶前幾步很倉卒的問：

「借到多少錢？」

「唉！沒提，連一個都沒有借到！」

「怎麼會連一個錢沒有借到呢？」他一面抓着他的禿頂一面踏着脚，立刻戚苦起來。

「等到屋裏對你講！」她一邊說一邊向着屋裏走去。

他也垂着頭跟了進去。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真的他們連一個錢都不肯借給嗎？他媽的，人心怎麼都是這樣殘酷呢？」當他說最後的一句話時他緊緊的握着自己的拳頭像要打人。

「你不要這樣憤激！錢雖則沒有借到，可是另外聽到

一個消息。」

「什麼消息？快說！快說！」

從明天起鈔票可以兌現，可是一塊頂不了一塊，大約得兩三角的損失，今天就叫保祥把那幾個錢的帳討回來，明天一早你就出去把那拾幾塊鈔票合成現洋，湊在一起，總可以買到兩袋麵，先將就着。慢慢的再說。」她說話的時候表現着很有把握的樣子。

「這個消息靠得住嗎？」

「怎麼靠不住！政府極力維持，聽說今天把幾個搗亂金融的好商都拿槍斃了，的確還有人聽見槍聲。」

「你們女人家，到底知道的少：十六年不是樣子嗎？他們槍斃的是幾個犯人，故意拿這個來恐嚇商人！」他的嘴雖則是這樣講可是這時他的神情却慢慢的愉快起來，態度也較前鎮靜多了。

「那麼，就照你說的這辦！保祥！保祥！」保祥很快的走了過來，他教保祥無論如何在今天一個下午得把那幾塊錢的帳收回來。並叮囑他要現洋。保祥由裏面拿出一頂破絨帽子戴到頭上很快的走了。

這時老五週身覺得輕鬆起來。像是釋了七八十斤的負

擔一樣。他用手巾揩了揩眼睛，接着在牆上取下那一尺多長的捲煙袋，出了一口悶氣，擦着一根洋火，開始抽着捲煙。抽了幾口他又向她問：

「你剛才到李掌櫃家借錢的時候，他們是怎樣回答你的？」

「李掌櫃我沒有看見。只見了他的老婆。幾天沒見，看起來老了許多。我對她把咱們困難的情形詳細的告訴了一遍，她聽了也覺得很難受。但是她說她近來手裏連一個寬裕的錢都沒有。大兒子上月被裁員丟了職，二兒子又減了薪，三兒子一個月只能拿一二拾塊錢，連他自己都不夠花。一家老少要十二三口人，實在緊迫得很。前天二兒子才發了薪，她正打算量些雜糧和麵加雜着吃，不料今天忽然得了這個消息。也是急的要命。李掌櫃因兒子們的丟職減薪，急的得了病，今天又聽見鈔票作了廢，喘得連氣都出不來了。你看他從前的身高多麼健壯，這幾年硬是日子不得過把身體急壞了的。」她說到這裏歇了歇又繼續下去。

「當我聽了她說手裏連一個寬裕錢都沒有，又說有的也就鈔票的時候，我的全身像被冷水澆了的一樣。不料

就在這個當兒她的大兒子從外面跑了進來，很高興的向他媽報告了許多消息。這些消息我剛才統通都告訴你了。她聽了她兒子的報告以後，不由的笑了出來，她立刻把這個消息報告給李掌櫃，她又要我回來告訴你叫明天早晨就去換。她的大兒子又說，人家大人物在前幾天就知道鈔票成問題，早把鈔票兌成現洋了。到了昨天政府裏的兩蔭著的太太與王參謀長的太太每人都是幾千塊的鈔票，拿到老鳳祥金號去換首飾，結果一個錢都沒有損失，我們怎麼就連一點風聲都不曉得呢？」

他剛才那種和藹的態度跟着她的談話而漸漸憤激了。他忽然離了坐位而蹲在一邊。

「給你說，這年頭倒毒的都是窮人，越有錢，越有權那是最估便宜的！那些人都是在天堂裏過日子。窮人是給他們做了牛馬。窮人們的血汗都是被他們吸乾！……」他一邊說一邊用手裏拿着的捲煙袋打着地，像是借着這來洩洩他心頭的不平！

五

大約是上午七點多鐘吧，老五的影子又在街上搖晃着

。他看見今天街上的人更比昨天多。他再看看每一個人的臉上却要比昨天和氣些。他們全都是很忙的，很起勁的往各錢莊裏走。老五到了這時也好像是「老當益壯」的樣子，在人叢裏往上衝，終於讓他衝上前去。把那拾二塊鈔票，合了九塊現洋，（是一塊鈔票合着七角五分現洋），他又從人叢裏衝出來，很快的走了回來。但是當他走到路上的時候聽着在他旁邊走着的兩個人在議論什麼平糶局，說是那裏的價錢公道，斤兩也多，他聽了這個消息更加快活，他爲要省幾個錢多吃幾斤麵，他決定到那裏去買，他想她聽了這話也一定很高興，他笑迷迷的走了進來，她看見他是這樣的高興，也望着他笑，

「合了幾塊現洋？」

「九塊！」說着從腰裏取出來九塊明晃晃的老袁頭來向桌子上輕輕的一扳，那每一個老袁頭都發出響亮的聲音來，這時他兩眼望着銀元，像是怕牠們飛了一樣。

她走到桌子跟前拿起這九塊洋來，一個一個的敲了一遍，覺得成色都不錯，順手又在自己的衣袋裏取出三塊洋來，和這九塊湊到一起，共是拾二塊正，隨即遞到老五手裏說：

「這是拾二塊現洋，足夠買兩袋上麵，拿上快去買吧！昨天就攔了一天生意，今天還能再攔一天嗎？快去！說完便在他肩上推了一把，催着他走。」

「對！我就去！我想到平糶局去買，聽說那裏價錢公道，斤兩又重，我們樂得少花兩個錢多吃幾斤麵哩！我去問問大頭看他知道平糶局的地址在那裏！問清楚了就去！他算說算往出走。」

「喂！你知道那裏的麵好不好？我們是賣麵，並不是爲自己吃，麵不好是不行的，我看還是到永盛和號去買要妥當些！」

「你只知道個『永盛和』，除了這家就不許向別處去買嗎？你放心，我知道！」他終於揚長的走了。

「喂！大頭！」這時大頭正在劈柴，聽見有人喊他伸直了腰幹一望原來是老五來了。

「咬事？老五哥！你的鈔票已換過嗎？」

「換過了，你的那幾塊鈔票呢？」

「我也合成現洋，才由街上回來的。」

「好！我特來問你平糶局在什麼地方？」

「在中山馬路的中間，門外寫着很大的字，一看就知

道，據說是賑災委員會辦的。價錢便宜，斤兩且多，關眼沒有幾天。」

「對啦！正因為這樣，我才來向你打聽，我決定到那裏去買。」說着便轉身走了。

他接着大頭告訴他的地方走去，走了有半個鐘頭，才走到平糶局的門口，抬頭一看不錯，平糶局三個字是有斗方那樣大橫懸在門外。他毫不遲疑的走了進去，他自己這樣想：

「真個是平糶局，買的人這樣多。一定不會錯的。」他拾向前去喊：

「喂！給我拿兩袋上等洋麵！要頂好的！」

「我們這裏的頭等麵都是好的！不信了回去吃吃就知道的！」一個伙計很忙的替他拿來兩袋麵，隨即放在秤秤上帶帶，用手指着秤上的斤兩說：

「你看！足足三拾八斤，別的地方全都是三拾五斤多點，不了我們這裏買的人會這樣多哩！」他說話時現着自得的样子。

老五，淌着汗，看了一眼，不錯三拾八斤，他由腰裏取出那拾二塊銀元遞給這個伙計，但是最後他看我回來的

錢只有八角，他不得不開口問了：

「你們這裏不是比別處的價錢要便宜嗎？怎麼也是五塊六呢？」

「你這人太不知趣了！每袋要比別處多着二斤多麵，那却不算錢嗎？麵拿上快走！沒有多的話說！」那個伙計連風代罵的給了他幾句。

他聽了由不得頭上冒火，但是他一想到「那二斤多麵不算錢嗎？」覺得又像是對的。于是他也不好怎樣和他計較，便叫了一輛洋車把麵拉了回來。一路上就覺得心裏不很舒服。

「喂！站住！站住！」洋車夫把麵拿了下來，他也接着跳下車來，給了車夫兩角洋，車夫掉過身拉着走了。這時老五和保祥每人抱了袋麵拿進屋裏去。

「麵怎麼樣？比往日買的好嗎？」

「我沒有看！想來不會錯吧！」

她拿了個剪刀很快的把一袋麵剪開，用手挖了一把，拿出來望了望，又用鼻子聞了聞，她的臉上馬上愁悶起來，兩道眉毛緊緊的鎖住。

「你來看，這是什麼麵？」

「頭等麵？要五塊六呢！」

「頭等麵，連二等還不如哩！你看不但是黑而且還溼得很，聞起來一股霉味道，那裏值得五塊六！你上了！你上了大當！」

「我並沒有上當，你想一袋麵要比往日重二斤多哩，難道這不是便宜的地方嗎？黑點都不要緊，只要饅蒸的好，不愁賣不了！我看還可以，你也有些吹毛求疵！」他也看見買的麵沒有往日好，但是還要這樣的強辯着，或者這也是他自己安慰自己的方法，但是在他總覺得不妥，再也泛不上笑容來。

六

現在已經到了下午兩三點鐘的光景，自老五買回麵來以後，他們三個人一直忙到現在，現在他們的饅已經出籠了！熱騰騰的出籠了！可是這每個熱騰騰的饅由他們看來簡直是青面獠牙散髮的催命的小鬼！他們全都不敢望牠！

往日他們蒸的饅又白又大，味道又好，人都喜歡吃！在這條街上他們老兩口算是有名的蒸饅能手！可是今天蒸

的饅簡直出人意外，真像死人的腳後跟！不但不好看而且不好聞，自然更不好吃了！

保祥按着往日的慣例，把饅一個一個由籠裏搬出來，像山一般的重重疊疊堆積在桌子上，等着顧主們光顧似的，顧主們倒是不少，但是他們向着這可怕的，病態的蒸饅望便吐吐舌頭，轉身走了，更有些不識時務的顧客們偏要囉哩囉嗦說些不中聽的話：「喂！老五，你蒸的這是什麼饅？簡直是煮青柿子！只好留着自己吃，怎好意思擺出來賣啊！」結果還是噤噤咕咕的轉身去了。唉，這些冷酷的，無情的論調，一字一句的激動他們的鼓膜，使他們這晚年的微弱的心靈受到了極度的殘酷的打擊。他們垂着頭，喪着氣不絕的長嘆短吁。有時他們卻又切着齒，瞪着眼，立着眉，頓着腳，握緊了兩隻拳頭，在那裏咒咀這萬惡的社會。

郭大頭聽得這不幸的事情，教他老婆招呼着生意，自己立刻跑了過來，一進門便看見是這付光景。「這不是進了城皇廟麼？」大頭這樣疑惑着，保祥站在角落裏，老五坐在桌子旁，老婆却坐在一個草墊上，簡直是圍護面前的罪犯，他們那付悲哀絕望的容顏裏卻包藏着無限的冤枉。

極端的憤怒，這些罪犯恐怕要馬上入了油鍋，上了刀山。他於是慢慢的害怕起來了。

「大頭，你過來坐吧！」他被老五這樣一喊，才敢向老五來開口說：

「聽說你們今天蒸的價不好的很？」

「那不是嗎！你看黑青成什麼……！」他指着桌子上的價回答着。

「並不是價蒸的不好！是麵壞了！」她是那樣無力氣的補充了這幾句。

「平糶局怎麼也來欺騙百姓呢？那不是所謂慈善機關——賑災委員會——所創辦嗎？這些事真是叫人想不到！」

「因為想不來才上了當！他們把黑的溼的三等麵販來作了頭等麵的價錢來賣，他們要賺兩倍利還不止呢！這些偽君子，這些惡棍，他們的！虧他們還整天談什麼「仁義禮智……」！談什麼阿彌陀佛！謊傳什麼耶穌上帝！他們全都是借着這個招牌來欺騙百姓，魚肉百姓，而實行升官發財的宿願！每天的報上都有求賑的消息，而糶賑費不知道從外面運進多少。粥廠的數量不但增加反

而減少！平糶局的麵價不但比別處便宜反而是些不能吃的溼霉粗麵。窮人却一天比一天多了，餓死的逃亡的也是一天比一天增加，把這些驚人的數目的賑費賑糧都到那裏去了？哼！都不是買了殺人的軍火。以及入了這些偽君子的私囊麼！假使這些聖人有靈，恐怕現在也要怒目切齒！

大頭你想，你想我們老兩口子到現在還有什麼辦法？逃呢，往那裏逃，賣呢，有什麼可賣？這些舊木器盡賣沒人要，劈開來當柴賣又能值幾個錢嗎？叫我做賊我又沒力，叫她……唉，不能說，除了死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的了！

大頭，如果我再小上幾歲，我一定要去和這些拼個你死我活！假使我的甲兒不死，我現在一定要叫他到……唉！可惜他死了！他那樣淒慘的死了！」他說到這裏不由的噙了一口唾沫，低下頭去。

她聽到講到她五年前死去的兒子，她不由得傷心了，她的老淚像聯珠般的不斷的由嘴邊滴到襟上，她終於忍不住了，她忽然由墊子上站起來，走到後院裏放聲大哭！

她的兒子是五年前被軍隊拉夫熱死在路上，後來連尸

都叫狗吃了！

大頭到了這時，再也找不出一句可以安慰他們的話來，他不忍看也不忍聽了，他默默的走了。

太陽很快的入於地平線下，黑暗慢慢的籠罩了大地。

北風凜凜的發出怒吼的聲音，牠掠過了房屋，樹木，人體，牠好像要把一切脆弱的物體，搥殘得粉碎而後才休，夜

色是越來越加可怕，她的哭聲也跟着這可怕的加重而益濃

慘難聽了！可是老五他這時卻緊緊的握着拳頭，臉上露

出一種惡容，腦裏興奮的返復的想着。「假使我再小上幾

歲，一定要和這些拚個你死我活！把這不平的社會打個粉

碎！」

六月廿三日。

日本農村的現狀

山村

日本帝國主義者自從九一八併吞東北數省以後，一面大倡「戰爭則景氣來，農民的生活不久即變成良好。」專用這些話來欺騙農民。而另一方面又強迫的由飢餓的農民身上，每月每人絞榨一角錢的「國防獻金。」同時，凡壯年農夫，大都被徵入軍隊送於戰場。因此，農村中的老弱現都陷入坐以待斃之境。

日本秋田縣仙北羣的某地主因佃戶的兒子被徵入十七聯隊當兵，出發滿洲。因此田無人耕，以致連納佃租六分之一，遂將耕地奪回。於是這個戶先發狂而後自殺。現在類似這種情形的事，愈演愈烈，日本的全農村，都陷入於窮乏混亂之中了。而一般貧苦的農民羣衆，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已恨之入骨了。

英雄世界

佳水

——誰是英雄？——

——關了籠子，大家放下心，今天總算是平安無事。

當看守所的所長，在各籠子裏點完了名，看守兵隨着把各籠子的門下了鎖。

一號，二號，……十號的，這弄堂中的囚犯們，受檢閱的工作，總可算是又完結了一天。

鎗匙的叫喊，看守們的呼叱，在弄堂的鐵門，兵兵的一聲之後，囚犯們總可暫時舒適一下了？

——提堂，吊打，到漕河漕，九年零十個月，二個月無期徒刑，解京，拍照，（拍照後便是死刑）……這些心頭事，今晚總可放下了！

——老劉：咱們來唱幾句！……石頭人招親，老王的青衣，到也不錯啦！

——有其鑿意思，還是蕭鴻鈞的說書好！

首先提議叫老劉和老王，唱「石頭人招親」的阿炳，他也想到了因在這裏面，不能斷聲的唱個痛快。聽個滿意，便掉轉頭來也主張聽鴻鈞的書。

蕭鴻鈞聽到自己的生意上來了，便高興得叮叮噹噹地，把腳鏢響起來，

不，他高興得不想睡了，忙把蓋在身上的一條破軍毯，兩隻腳往前一縮，又往後一伸，叮噹地把他踢開去。又叮噹地把身子一轉，就從那睡在老王頭頂上的高筵上跳下來。

走到便桶邊解了小手，雙手摸着他的二匹又粗又硬的鬚子，便開始提他的條件了。

——老注（香煙的代名字）弄枝來抽抽！

——開水也給我一點！

——我來講一只征西好吧？

老劉在這星期三，家裏來過了接濟，（探監送來的錢

物。)

老王和阿炳，這幾天也財運臨頭，贏得幾個銅子，（我們這裏各色賭博都俱備）

所以都很慷慨地，毫不在乎的，每人都給他一枝旗美牌的老注。可是開水，誰都沒有剩餘，無法給他。

蕭鴻鈞出於意料之外的，竟有三枝老注的收入，這一次的代價，已是很可觀了，便也不再苛求。

可是開水也實在需要！

東想西想的，便自己親自出馬，向睡在牆角高舖上，一聲也不響的政治犯小范那裏的熱水瓶裏，去討了一碗開水來。

喝了開水，點起老注，爬上舖子，兩腳不知鐵鏢楚箱似地像盤坐得坐在蒲團上的老和尚一般，來開始他的話說

「白虎星下凡……」

老劉，老王，阿炳，一個號子中的十八位囚犯，除了小范和其他二位政治犯之外，便一個個默無聲息地，聽入深處去了。

蕭鴻鈞，能夠把必須七七夜才能宣講完卷的薛平貴西涼征的故事，從白虎星下凡，一夜中，便講到王小娘看

中了叫化子，又威風凜凜地在西涼國招驛馬了！

老劉在聽到叫化子在西涼招驛馬，便怪不服氣的說；

——他娘的！又交桃花運了！

老王也像是有所感歎的說：

——空手空拳，打出了這般江山，真不容易啊！

但老劉却不同意他這話：

——這有什麼稀罕，不過機會攪得巧！

——也要自己的本領，掙出來的！

阿炳不贊成老劉的話，他也起了一句反辯。

老劉就像四面都鑽出自己的敵人一般，把戰線立刻縮

進一步，轉彎目的的說：

——你們看銀貴賭子，他在海上是多威風！可是也算

得上是一條英雄好漢嗎？

——怎能算是一條英雄好漢？……他在拉得路有屋

子，在京南路有公館，在沙面脫路有花園，有別墅，……

；印度阿三看門，老毛子保鏢；……統太太。大小姐腰袋

窩；……法國地界，大英地界的不論那一家公館和那一個

衙門，他的汽車都可以隨便直進直出；……外國豬羅也該

請他做師爺呢！

老王一陣聯珠大砲似的，攻打得老劉還沒有交手的機會，阿炳的爆炸機，又嗚嗚地來接應了。

——還有他做壽的那年，我們的時髦皇帝，叫做主席司令的，也該親身上門去拜他的壽。

但是阿炳這從爆炸機上，溜下來的一百二十磅的炸彈，却先在老王的身上走了火。

老王對於時髦皇帝親身上門去給銀錢賄子拜壽，這事怕有些不可能；爲了隄防老劉在這點上，乘虛來攻擊自己的陣線，便自己首先起來了隱固自己的陣線似的說：

——那恐怕是人家給他吹吹牛皮吧？不過我們的時髦皇帝，當他走廣東發跡回來，預備進京登位的時候，的確是先去拜訪過銀錢賄子。

——你那裏道！

阿炳也不甘示弱，先和老王來拚了火。用他親眼所見過的事實，來充實他那一句話。

——那年我也在賄子公館裏幫着忙呢！……酒水是我老頭子，給他在一品香弄的！……大廳上足足排上了七八十張桌子！……當中的三張，大紅金花的桌披，擺得真像大舞臺裏的英勇會！……三張正中的一張，便是只有賄子

和時髦皇帝可以坐的！……左右二張，也不是幾位頂紅頂關，大富大貴的外國豬羅，和京裏的人物頭，還能擠得上嗎？……不過底下那七八十張桌子，也不是二三等脚色，約得上去的！

——真是天真出巡，大將開路，宰相拉車！那些二三等脚色，也只有和印度阿三，外國三道頭，安南巡捕，警備隊，保衛團的一起站站崗位罷了！

——就是中樂西樂奏了之後，輪到做端菜的差使，想揩油去看看時髦主席的風彩，和那些大關老的尊容，也不是賄子平時最親信的弟兄，別人真還該死去，再投過媽娘胎！

——席子還沒有散，那些妖精一般的小姑娘，都是十七八歲十五六歲的東西，便一個個鑽出來給他們抱起來跳舞的跳舞，打牌的打牌，你看了真要看得紅眼呢！

——笑話囉！我們的時髦皇帝，堂堂皇皇的，也會在賄子家裏跳舞，打牌！……哈哈，哈哈！

老劉等着機會，輕輕地來了一個暗襲。哈哈大笑的，笑得老王感到自己的陣線，好像一下子完全給阿炳冒昧的弄壞了一般，便急忙地起來打救。

——時髦皇帝，在瞎子家裏跳舞打牌，還有什麼希罕！從前他在上海做交易所的生意，失敗了的時候，還要向瞎子落腳膝課呢！

——不要發急啦，我的話還沒有完呢！

阿炳還是從容地照自己的計劃前進。

——時髦皇帝，這時候的身價自然是不同了，他那會在瞎子家裏去抱姑娘？

——就是說坐好席，開始上菜的話，當那第一碗菜，才由瞎子自己轉手端上去，可說連第一口都還沒有吞進肚裏，我們的時髦皇帝，他就要起身告辭了。

——全堂的客人，都該站得轟直的，眼睜睜地目送着銀貴瞎子伴了他出去，直到瞎子送他跳上汽車，瞎子獨頭獨腦的走回那個位子之後；大家方一個一個的坐下來。……你想這不就是有些難了！不是瞎子有這場面，誰弄得到？

阿炳「哼」一聲吐了一口痰，老王開始敬仰他的戰友的神通一般的也不作聲了。

這場英雄好漢的吞戰，在他們想來，那不承認瞎子是一條好漢的老劉，總當屈服了？

誰知道這個獨當一面的老劉，自有他一團大道理的起

來反攻。

——哼！銀貴瞎子，他偷巧的發了跡，也配得上是半條龍嗎？

——他雖然也在輪船碼頭，偷過香港輪的香蕉，北洋班的海味，可是說到他是怎樣的發跡的，那就一錢都不值了！

——他是做三官麻子（包探的眼線）拿吳袁棒（當巡捕）發跡的！……他媽的，爲了自己做不過巡捕房，便連幫規也不要了！義氣也不講了！……海上的一班英雄好漢，多少在他的毒手上斷命？……可是他自已就從此發跡了！

——我們若要說到真的夠得上是一條龍，那，那只有……

——只有我們的盧掌櫃，才是硬撞硬出身的英雄好漢！不他是海上的一條龍！

——可憐他白生着二隻眼睛，自不識一個「大」。可是能夠從南陽橋倒冷做開步起，再從輪船碼頭的鑽貨船，做到了半腰裏劫雅片；一步步地開起燕子窩和黑公司；俱樂部 and 做到保險（保鑣）公司的掌櫃！……沒有不是二個空

必學頭。單槍匹馬的騰出來的！

——論他的局面，現在會這比賭子差什麼？恐怕這是他的賭道闊呢！……

——這裏請他做顧問，那裏拉他做參謀：就是我們的總財神菩薩，要想在市面上發下一二千萬的公債票，事前也得坐飛機到他府上去徵求同意！求他出來說幾句，事體才弄得成！

——最發笑的。還是那夫子總長，學生子發起脾氣來的時候，更非電報一通一通的，來給我們這位目不識丁的盧掌櫃不可！

——說來也是奇怪，我們的盧掌櫃，他雖不識一個『大』，可是那符咒嘍哩咕的念上幾句，不但那些毛頭小子，給他弄得貼服，就是那些洋大人，洋博士，也會上了催眠術似的，聽了他的話！

——你信不信，那些喊了一輩子的什麼打倒打倒的東洋西洋回來的洋氣先生，想在市面上掙掙場面，在外國地界開個學堂，這時候也給送一個紅帖子，喊他一聲『乾爹』！

老劉學得怪乾乾的叫出了一聲『乾爹』！不但使老王

和阿炳，心服地發笑起來，就是最不受聽這些廢話的政治犯小范，也嗤一聲的笑出來了。

可是沉寂久了的蕭鴻鈞，卻是滿肚子的鬱積，越裝做鎮靜地，笑也不笑一笑。

當那笑的聲浪，充滿這黝黑的號子裏的時候蕭鴻鈞真是恨死老劉老王他們，把他的宣卷，硬生生地中斷了去，丟了他說書大家的面子！

於是他爲了爭回面子，就不得不改頭換牌，別開新面的另來一套。

——上海灘邊的故事，你們還沒有知道清楚呢！……海上的二個半大好像，頂括括的英雄好漢，你們知道是那二個半？

可是他不等旁人的回答，也像不願旁人再來搶去他的鋒頭似的，自己就接下去說了。

老劉說的，那是算上一個，可是還有那一個半，你們誰也沒有談過。

——海上有個叫做玉酸酒的，他原來也不過馬路轉角，放一部小車，賣假藥的朋友，喊着什麼克夕靈，加克靈，相信不相信？頭痛靈，腳痛靈，牙痛靈，眼紅靈，火傷

靈，踢傷靈，梅毒也靈，白濁更靈！……靈拉靈拉的朋友！

——可是他就在靈啦，靈啦的上面，顯出他的本領！

於是號子裏的聽衆，也便拋了老劉的「阿爹」，而都轉向在他的靈啦，靈啦的英雄掌故上頭來了。

蕭鴻鈞看了自己這一轉變，很收到一些效果，便更加賣氣力的說下去。

——後來他又靈上了一位寡婦，在這寡婦身上，大翻他孫悟空的空心本領。

——把寡婦的幾個半夜錢，靈去做印子錢；把印子錢，又靈去開茶屋，造藻堂；造了藻堂，又開遊藝場了遊藝場的生意興旺，於是又來了錢莊，又來了銀行；空心幌子，做得堂堂煌煌！

——什麼洋奴大王，洋藥大王，地皮大王，銀行錢莊大王，印子大王，理髮館，藻堂，戲館，遊藝場的大王；

……六六三十六行，倒有六十三行是他做了大王！

——從前是馬路上的癩三，後來是場面上的好漢！完全是靠他靈啦，靈啦的滿口糊喊！……諸位看，這是算不算得上一條英雄好漢！

——好漢！好漢！

十七位的聽衆，不待他的三字念完，一個個地都在嘴中伸出大姆指來；滿口地讚王醜酒是一位好漢！好漢！

並且希望蕭鴻鈞，再把那半位好漢，慢慢地說來。

可是怪巧的蕭鴻鈞，看聽衆的信心又歸他所有了，便把他山歌似的王醜酒略傳念完，言歸正傳的，就收下馬脚，怪乏似的，再也不來那半個的傳記。

老劉和老王，阿炳這一伙人，果然吃個半飽似的。眼吧吧盼他快來接下去。

一邊是迫着他說下去，一邊是吱唔的故意把時間拖下來；在兩相堅持不下的結果，終於又是老劉們掏出老注本給他打嗎啡針。

並且連小范也不待他索討，就自動的再從熱水瓶裏，倒一杯水給他。

蕭鴻鈞的目的已達，便信口開河的又接下去說。

——王醜酒後來雖給燒飯司務，老媽子劈了棺；不夜銀行，也給人家拿去分贖；可是總算威嚇嚇的過了這生！……

——現在我再來說一說，這半條英雄好漢：

——海上繁華，首推的那條馬路上，你們可以在這條

馬路上。從頭至尾。五層樓。四層樓三層樓的看下去，再從八層九層，和十多層的金頂大廈的看過去，中間却留了一個缺口，一座二層，非僧非道，非公司，非小攤的老式店面，兀凸的立在那裏。

——雖是外國軍艦，飛擲大炮，商戰，兵戰的向他進攻，可是都不能撥壞他。

——從前離他那里幾百步遠的一所外國軍營，爲了嫌他突出路面，防礙交通的，也得該拆毀；

——可是從不敢有人說他那座房子，防礙洋大人的壯觀的，要把他來拆毀了去！

——還有他對街的一所香火頂盛的廟宇，爲了他的地皮拆中，資本家也要在菩薩的頭頂上，搭起水泥鋼骨的銀行來；

——唯有他那一座五神殿似的房子，誰也搖不動他呢！

——可是他的鋪子裏；也沒有什麼花旗牌子，道地國產的東西出賣，而生意卻會頂括括的廣通四海！

——啊！只可惜他瞎掉了二隻眼睛，算得半個英雄好漢！

——不然的話，那銀貫瞎子，是眼睜睜拿着哭喪棒，不足論，就是盧掌櫃，王酸酒，和我們的時髦皇帝，也該甘拜下風呢！

——諸位想想，他從小就瞎了眼睛，連他的親生娘的臉上，搭不搭粉，胭脂粉是什麼顏色，卻沒有看見過。卻還能精通文墨，善觀氣色，知天文，識地理，定終身，明兇吉……

——說來真是天曉得，二隻眼睛生得烏溜溜，讀下一肚子的四詩五經的好傢伙，種了釘子，遇事半信半疑的時候，也該去問他求教求教！

——他會一言半語，使你馬上就很慷慨的倒出荷包來！

——他會話頭一挑，把你們的淚水，不值錢的，流下來！

——他講的，真是頂呱呱的好漢！……大公館裏的大奶奶，少奶奶，千金小姐，都會這兒，那兒，汽車，包車，爭風吃醋似的來請他去談心！

——……連那些老爺少爺，公子哥兒，都不儘聽到的心頭話，也會源源本本地向他說出來！

——那些嬌滴滴的申說，他聽得高興了，便可以再去奉迎她們幾句；聽得不高興的時候，還可挺起了喉管，破口的教訓了一頓；……洋鈔，鈔票，一疊疊的，總歸有歸身的！

——還有最奇怪的，那些美人兒的老爺少爺，竟全與綴得沒有一點酸意！有時候還要想假着瞎子的高明，來完成他的美人計！

——啊！真可惜，瞎了二隻眼睛，掙了偌大的錢，自己享受不來，全身的本領，只有用了一半，只做了半位英雄好漢！

蕭鴻鈞的話，在惋惜感歎中完了。

號子裏遊龍飛鳳似的，活躍着英雄夢。

一個個在英雄的陶醉中，忘失了深夜，忘失了囚籠中的一切痛苦，忘失一切的一切！

漸漸聽得提起了精神的小范，他也在英雄好漢的憧憬中，他那平日所想象着的英雄好漢，一個個的都像要從他的嘴吧裏，吐露出來一般，催迫着他也來上了一二個地，和他們一較身手。

——鴻鈞的一個半，真有些妙！

不知道是誰，在微弱的弄堂電光側射的濃迷中來了一個斷語。

蕭鴻鈞也便以自己的口才，戰勝一切的，跟上他說：

——我說的這一個半，還是屬於文的一方面的呢！文秀才要想抖出身來，就不容易了，何況他們都不是一個大的人呢！

——朱元璋要做皇帝，這有什麼希罕！

老劉來把他的斷語推翻之後，又一個湊上來說：

——時髦皇帝，更不算是好東西，心術太壞了！

——盧掌櫃，他做人怪漂亮呢！

全個號子的伙伴，都像精通各個英雄史的史家一般，擁護和推倒的，都有各人的主意。不過英雄是如此這般的模樣，是他們全體所默認的。

小范看了他們，真不想睡覺的，沉溺在這英雄夢中，於是他的興緻也就特別興起起來了。

——各位：你們所說的那些英雄好漢，算得什麼，我來說幾個英雄好漢，給你們聽聽。

——好的！范先生也來一二個！

——今夜我們就排一齣英雄會好了！

好戲上台，睡也不想睡了！

——在這裏面，整天的都好睡！

小范是在這號子裏，最少說話的一個，這次竟破例的來開口，他們真是特別高興。

——好漢惜好漢，英雄愛英雄，范先生來吧！

蕭鴻鈞擺擺樣的，迫着小范開口。

——范先生，老生我有！

阿炳也從范先生的鋪底下，伸出頭來，請他吸老注。

范先生爲的自己還沒有開口，便衆口紛紛的噪雜起來，就閉着嘴，先讓他們來亂叫了一翻的再說。

可是阿炳起來請他抽老注之後，便不好意思的，就動手講他的英雄史跡了！

——我所說的英雄，和你們所說的英雄，最不同的，

就是他們都是心術很正，沒有野心，也沒有什麼哭喪棒，念符咒，賣假藥，和文王課，更不會走廣東！他們日日夜夜的只守着那方寸地，靠着二手二腳的掙場面。

——但是他們的二手二腳，硬撞硬的真有些利害，差不多和開天闢地裏的老鴻鈞一般！……不但白手起家，并且還白手造成天地，造成萬物，……現在我們吃的五穀，

屠的房子，穿的衣服……不管是好歹，一概都是他們的二手造出來的！

——他們做人真講義氣，真是慷慨！造起來的東西，只要那一個用着他，便什麼也可以給他！就是你要他的力氣，他也會和賣身給你一樣，替你做了一生一世！

——他們那種替人犧牲的地方，只要去看他們自己吃的是什麼？屠的是什麼？穿的是什麼？你就會相信，這才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好漢！

——可是大家還看他是豬頭三，阿木林的來欺侮他！反而把那些越貨殺人，明搶暗盜的大強盜，看做像似英雄好漢！

——各位：若要說他們那班人是英雄好漢，那英雄好漢還要先讓我們起來做做啦！

——我們真是二手空空，硬撞硬來這裏撞呢！他們算得什麼？鬼計多端的，完全在欺弄人，在欺弄我們這班肚皮餓得沒有精神的野狗！……憑他們的臭銅錢，他們的軍隊，他們的一切制度，來壓迫我們！把我們的腦袋，我們的汗血，去造成他的英雄事業！還有什麼希罕呢！

——只有我剛才所說的那種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

——各位不要以為他們，現在是餓着肚皮，赤着身體，如牛如馬的來那裏做奴隸；可是將來拯救我們的，就是那些英雄，而不是你們剛才所說的，那些吃人的野獸！

——只要有那麼的一天，我們英雄好漢，把這些人面獸心的野心家看穿了，他們一定不會和這些野心家去講義氣，去講什麼仁義道德，替他們吃苦去犧牲！

——他們就要聯合起來，用他們的英雄本色。像西遊記裏的長手臂，只要把五爪金龍一伸，那怕孫悟空一個筋斗會翻到十萬八千里去，也要墜在五指山下！這時候，你們所說的那些跳樑小丑的英雄好漢，他能施出什麼大本領來嗎？

——但是各位不要駭怕，我們的那些英雄好漢，用出他的本領來的時候，並不是殺人放火，做你們所說的那班英雄好漢，那般自私自利的賤弄一場！……他們的施起性來，是完全爲了我們大家，我們這羣不幸的人們，打出江山來的！和他們一向是願意爲人類去造房子作衣服，種五穀的犧牲精神一樣！並且他們也願意我們這批不幸的人們，和他一同去做創造新世界的英雄好漢！

——各位：不要專長大他人之長，短少自己的勇氣，我們一同的起來吧！

遠記於滬南的鐵窗邊

母親的愛

宛爾

山居採集之一

小貓的母親，昨天爲了再也忍不住看自己的孩子們，整日地眼睛睜得紅紅的，看人家的孩子們，津津有味地吃下月桃，紅心杏，黃金瓜，西瓜和涼粉等各色各樣的零食。

每担零食攤抹在祠堂前歇下的時候，小貓和他的姊姊哥哥三人，照例總是啼啼哭哭的圍繞着苦求一翻；等到零食攤賣告了一個段落，抹抹別處去的時候，小貓的兄弟們，便過分的失望地垂下一口清水，紅着眼睛，牢看人家吃的姿勢，理想着那光閃彩澤的零食的滋味。

這次又有一擔紅得像蘋果一般的桃子採來了，大家都說這擔桃子的滋味好，買得又便宜，販子又容易對付。

同在祠堂前的一邊晒穀的花狗娘，和福從嫂嫂，也都勸小貓的娘，不要如此過分的掙人家，也盛一點穀米，換一點給小貓他們吃吃。

怪玲俐的小貓姊妹們，看了有人勸自己的母親也去換一點來給他們吃吃，他們便有意加緊工作似的，苦求的哭聲，更放得利害了。

小貓的母親，那一次不曾想到過，也應當拿一點穀去換一點東西給自己的孩子們吃吃？可是再想到穀價是這麼的一天不如一天，歷年的舊賬，人家都藉口今年的豐收，早已暗示過，今年是非還不可了的，各個難題上來的時候，便只得忍着心，讓孩子們啼哭一翻吧。

不過一次一次，一天一天的如此忍耐下去，這次給了花狗娘她們的一翻勸解，她便再也忍不住地潑了二斤穀，偷偷地替孩子們，向那位較廉價的小販，換了十多個桃子來。

一面又背着孩子們，先偷偷地把桃子放下了半，預備慢慢的來哄他們。

再把拿在孩子們面前的七個桃子，每人二個的分給他們。

們，便留下了一個，想給自己也來一嘗這桃子的滋味。

可是剛把桃子送進口裏，還沒有咬上二口，在田裏收割的小貓爺，恰巧拿了一把茶壺回來取水，順便的來看一看晒在祠堂前的穀粒，在他老婆看守之下，有沒給麻雀兒啄了一些去的時候，卻看見他們大的小的都津津有味地在吃桃子；於是他那勞苦一生，終不得一飽的鬱忿，便一時的爆發出來了。

小貓的娘心中一邊又酸又甜的看着孩子們，苦求了多天之後，終於得到桃子吃的快樂；一邊又不時注意着守候在祠堂的屋瓦上，樹梢頭等，幾會飛下來飽掠一翻的麻雀兒；又同時想到這桃子的滋味，小孩子們看了那有不紅眼的時候；絲毫也未會顧到自己的丈夫，怒火燃燒的已經走在自己的後面，火烈烈的給他打了一個耳光，送在口中那吃的剩下半個的桃子，飛落在穀粒裏。

等她定一定神，忍着痛，睜開眼來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只見見小貓倒在地上大哭大叫，比小貓年紀大一些的哥哥和他的姊妹，是使勁的往遠處飛跑，他的父親，是老鷹撲小雞似的，不肯放鬆的在後邊緊追着。

這情境使她不能不忿激自己的丈夫，太不憐恤她的苦

心了！便像似堅決的下了決心，大家就從此分手吧！小孩們憑他如何去處置！

可以一看再看的，看見孩子們快把父親追近前面的塘邊沿了，再追上一陣，孩子們一定會落下水去的危急情形，便終不忍的追上去，把丈夫拉住，不抵抗的再給他丈夫，拳打腳踢地發泄一翻，替孩子們贖了罪。

過了一個晚上，這風波總算在母親的忍耐之下平息了。

父親仍舊拿了鋤刀，扁擔和茶壺到田中去繼續他收澆的工作。

母親比父親還天早的起來，做好飯，燒了茶，便背了曬穀用的地簞，東找西尋的在一個離祠堂較遠的古墓前，放下她的地簞，做了他的臨時驛場。

便懷了她昨天剩餘下的桃子，哄着孩子們，都來到這荒涼淒慘的古墓前。

她想在這荒涼的古墓前，遠遠的離開祠堂的所在，那是可以免除了祠堂前許多小販的引誘，鄰家孩子們的引誘；免得他們只是紅眼流淚的受苦，和免得自己的受苦，真是良好的處所！

這避地爲良的方法，果然給母親維持到一個大半天，可是到了最後的半日裏，昨天剩餘的桃子是哄盡了，好動好奇不甘寂寞的孩子們，總是苦苦地哀求着母親，放他們到祠堂前去走走。

祠堂前有成羣成隊的小伙伴，可以兜在一起玩玩，時時有賣各色各樣的擔子交換着的挑來，做他們以物易物的買賣。在小貓他們的理想中，真是越想越覺得祠堂前是他們的樂園！

但是小貓娘覺得這樂園，乃不是她的孩子們所能享受的，怎樣也不肯放他們去。

把母親監禁在這淒涼的古墓前的孩子們，真是比監禁在囚牢中的囚犯，還更難受這寂寞空氣所統置的苦况！哭哭啼啼終於使母親不安的繞纒在母親的前面。

熱烈的太陽，將結束牠這一天的工作似的徐徐地往西斜倒下去，祠堂前的餛飩擔，很適時的來供給他們點心羹

的需要，毛竹筒開開地敲得驚天價响，來號召他的主顧，快從稻田裏，曬穀場上，拿他們正在收穫着的穀粒，來嘗一嘗這鮮美的滋味。

那開關的破毛竹筒的號召力，竟超過一切小販的呼聲，隱約地傳到離祠堂前遠遠的古墓上來，鈎引去了這三位久盼到祠堂前去一走的孩子们的心。

小貓的哥哥，首先被毛竹筒的呼聲，吸引得二腳離開地面的，往空狂跳起來。接下去是小貓被姊姊哄他攀住母親的衣襟爬在母親的膝踝上哭訴。姊姊便在他二個弟弟間裝腔助勢。

給太陽曬得一身汗臭的母親，煩雜不堪的抱着小貓也流下淚水來了。

那不知母親心中哀悲的小孩子們看見母親也哭了，他們便喊饑喊饉的更加號陶大哭地，遮沒了母親的哭聲。

逃荒者

吳天柱

「你們這地方很清靜，住家是好極啦。」當我送他快要出門的時候他望了望院子羨慕似的說着。

「唉！還清靜，就這爛巷子，從早到晚，婆啊，爺啊的喊着。盡是逃荒的飢民。」我對客說着走着到了大門口我一開門，客人還沒有走出去。而一個守在門外的飢民她很急得先把一隻屜送進門來。

「爺啊！我飢了幾天了還沒有吃東西……」我把客人送去之後，她向我苦訴的更懇切了。

「你站在門外邊我進去給你取饅去。」

「我不，我怕你進去不出來了。」她說着又拚命的把他那隻已經跨進門來的腿更往進跨。我是無法關門了，在她的這種威脅之下，我進去替她盛了一碗米湯。他戰戰兢兢的兩隻手抱住米湯碗，「呼哩！呼哩！」祇兩口，一碗米湯喝完了。

「我是武功人，沒有娃，有一個女。四十一了，我今年六十二了。我的女她早嫁人了。唉！有娃也沒用，田裏不收，公家還要哩。男人都往南山北山逃走了。顧不了婆

娘娃，實在沒有法子。要是鄉裏有榆樹皮，都沒有人願意跑出來，地裏紅光光的。三四月裏又下了一次黑霜，把田裏一切都殺壞了。我們西府幾縣人都逃走了。爺啊！給我一點饅，你們少吃一口，就救我一條老命。肚子餓的眞難過。腿戰的走不動了。爺啊！……這怎麼辦呢？西安市成了這種樣子了。人簡直不敢開門，我有點生氣了。

「爺啊！本來我也不會逃到這裏來，聽人說這兒有救飯廠，我是來吃救飯的，誰料到了這裏以後，救飯廠裏的人數夠了。他再不收人。救飯也吃不上，回去呢？又不能回去，在這兒討呢？人家的門整天家關着又討不下，我看我的老命就要送在這裏呢！」說着她便靠着門坐下去。

我雖則有點生氣，但是一看見她那種可憐的樣子，心裏也難堪起來。年紀這樣大的一個老太婆，由幾百里路以外來吃救飯。結果呢？討都討不到。……我越想越難堪！

「好吧！你起來，起來我給你取饅去。」

她扶着那根拐杖慢慢的又站起來了。

六月十四號

高利貸

馮潤璋

時間——一九三二年秋。

地點——西北災區。

人物——趙子丹。三十歲，留法學生，現任財政廳總

款委員。

李曼青。二十四歲，子丹的新婚夫人。

張月明，中年農夫。

孫教師。五十歲。

牧師夫人。五十歲。

男女教友一羣。

省政府夫役一人。

第一場

場面——一間很漂亮的客廳，牆壁上掛着幾幅西洋畫。右側有一個沙發，中央有一個圓桌，桌上有花瓶茶具等物。靠左側窗下放着一架風琴。兩邊都有門，可通內室。團圓時，曼青獨自一個靠在沙發上空若一

本書現着苦悶的表情。一會兒，她把書丟在沙發上，慢慢的走到風琴前邊，按着馬賽曲，一面又唱着。大約祇唱了兩三句的樣子，子丹夾着皮包從外面進來了。他很快的連皮包到沒有丟就跑到曼青的旁邊抱住了她的頭深深的吻了一下。

子丹——妹妹，你又在按琴了。怎麼你總是喜歡這些雄壯的曲子。

曼青——你管得着嗎？你去玩兒去吧！（一面用手推開子丹，仍欲繼續的按琴，現出生氣的樣子）

子丹——那兒玩呢，你不知道，因為今天在政府裏有一個很緊急的會議。他們臨時要我去參加，因而耽誤得遲了一點，你便就生氣了。

曼青——什麼緊急的會議。我一聽見那就討厭極了。還不是想方法去剝削那些貧苦的百姓嗎？

子丹——妹妹！（拍着曼青的肩膀）怎麼常是發這樣的牢

感，今天不過是回來的遲了一點，從明天起，我一定按時候回來，我很知道你一個人坐在家裏很寂寞的。只是今的事情太重要了。他們無論如何要我去參加。

曼青——叫人家等得怪心焦的！（表現撒嬌的樣子）……

……今天省政府開會都討論的甚麼事情，你告訴我吧！

子丹——前天我不是對你說過嗎，聽說西府一帶的百姓要抗捐，要暴動，初則，我以為那完全是謠言。上月我到那幾縣去提款的時候，看見那些老百姓，連一點甚麼也不懂。怎麼他們會大家起來抗捐呢，誰料想昨天晚上，省政府裏一連接了好幾次電話，說縣城已經被那些野蠻的百姓包圍了。

（說到這兒，他憤激起來）你看，這不是反了嗎！所以今天在省政府開會，決定先派兵去剿，並且再派兵到那附近各縣去鎮壓，以預防這事情的擴大。現在的百姓多可惡。你看！（他瞪着兩隻眼睛）

曼青——老百姓，自然有老百姓的苦處。

子丹——他們的苦處，……那末，難道說公款都不應該前嗎？要是這樣，公事怎麼辦得前去，你看政府裏每天的支出多麼大。軍餉又不能發。

曼青——我不知道你怎麼變得這樣快！完全和一前是兩個人了。

子丹——我那兒變了。還不是一前的我嗎？

曼青——你還記得我們兩個在訂婚的時候，你對我所說的那些話嗎？

子丹——（沉思）講的甚麼話？

曼青——「女子要是在找愛人的時候，她表現得非常的積極，非常的努力。尤其是非常的革命，要是一旦找愛人找到了。婚姻問題解決了，她便立刻把一切都忘記了。」這話是不是你說的。

子丹——不錯，這些話是我說的。

曼青——並且你還對我說：「青妹！我希望你不是那樣的女子」在當時，我是戰戰兢兢的唯恐怕走了那墮落的前途。不過我想祇要能同你在一起，靠着你的前途，或者不會墮落的。因為我也是深恨那些沒骨格的女子。誰料想我們結了婚還不到

一年，竟然完全變成了這樣的生活。

子丹——青妹！你怎麼還不明白。人是要吃飯的。反正世界上也就是這麼一回事，像從前我們作革命事業，那是多麼的危險，多麼的辛苦呢！

曼青——那末，你以前爲甚麼開口革命，閉口革命呢？並且你還說你要爲人類，爲正義，爲貧苦的大衆而犧牲。不是曾經你爲着要實現你的主張還入了一次監獄嗎？

子丹——啊，青妹，我現在承認以前那種行爲都是自己發瘋，對啦！就是那次從監獄裏出來以後。我才覺悟了的。那一次可真危險啊！要不是爸爸同司令部裏周秘書認識的話，那，我說不定現在還能同你在一塊兒嗎！

曼青——羞的！（拗着嘴）現在的生活倒安全，整日家打牌，抽煙，……一直玩到這時候才回來，（她推開子丹的手，斜轉着身子坐下）

子丹——那是在政界必需的社會應酬，要是你不會打牌，不會抽大煙，別人便看不起你，……「大德不念眼，小德出入可也。」妹妹！你要知道，現在的

一切國家大事，都是在大煙燈下去解決哩。別人家還每天晚間去逛窯子哩！

曼青——（她憤氣得立刻站起來）那末，你自己還以爲你自己的人格很高，不去逛窯子嗎 你去！你去！（她很生氣的推子丹出去）我並不干涉你！

子丹——說着玩兒哩，你又要吃醋了。
曼青——我真不願已過這種討厭的生活了！

（敲門聲，接着有人在外面喊）趙委員在家嗎？
子丹——誰啊？進來。

（進來一個像警察模樣的人，拿着一封信，遞給他）子丹接了信，看後對那送信的說）好了，你回去，我立刻就來。（信人鞠了個躬便走出去）

曼青——甚麼？還要出去嗎？

子丹——青妹！你看，現在省府又要開會了。還是爲那一些事情。省政府剛才又接到那縣政府的電話那些圍城的百姓現在燒城門了，撲城了。縣政府公安局的力甚太薄弱，已經非常危險了。劉縣長又是我在東京留學時候的朋友。要是把城攻開，那他就危險了。

曼青——不准你去！我不相信省政府到這個時候還開會，

今天又是禮拜六你們大概商量好了，今天夜間去

逛籃子的，故意設下這樣個圈套，可說省政府裏

開會，……你騙我……

子丹——妹妹！真得，這可不是玩兒哩。

曼青——就是真的開會也不讓你去！

子丹——妹妹！你聽我對你說，省政府裏以爲我前次到那

兒去提過款，對於那地方的情形比較熟悉些，

所以我是非去參加不可的，你看，這信上說得很

清楚，一定要我去。

曼青——他們要你去我不要你去。

子丹——怎麼今天這樣的不講道理。

曼青——誰不講道理，你看現在都快八點鐘了，你今天出

去整天不回來，剛一回來又要出去，把人家一

個丟在家裏怎樣忍心。

子丹——那不行啊。現在有很緊急的事情他們都在省政府

等我。

曼青——我總不相信今天晚間還會開會，他們恐怕早到開

元寺籃子裏去了。是不是在那兒等你？

子丹——不要胡說，籃子裏我是從來不去的。

曼青——那我要回您一塊兒去。

子丹——你去怎麼辦呢？人家開會，你一個坐在接待室裏

不是更寂寞嗎？

曼青——我送到省政府裏，我到孫牧師的禮拜堂去看看他

們作禮拜，我在禮拜堂裏等你，你開會舉了出來

叫我。好嗎？

子丹——你還是不要去好，我一開完會就回來。

曼青——我不……

子丹——好吧！一同去，趕緊穿衣服，他們八點鐘，現在

快到八點鐘了。

子丹——他把帽子戴上，整理了一下皮包，曼青取出

一件很漂亮的大衣穿上。理一理自己的頭髮。便

挽着子丹的臂膊一同出去了。

第二場

場面——一條街道，有大門靠馬路的一座禮拜堂，堂

裏電燈照耀得像白天一樣，燈光從大門裏從窗子裏照

射出來，窗子門都大開着，道正是禮拜六的晚間，

教堂裏的牧師歡迎着街上的行人進去聽道。在街上出

窗子大門裏看進去，可以很清楚地見禮拜堂裏坐着許多聽道的人們。一個老牧師站在基督耶穌的像前，由禮拜堂裏發出一種像唱葬曲一般的歌頌上帝的聲音。街道上來來往往有許多窮人，有的毫不介意的走了過去，有的卻站在禮拜堂的門口望望，聽一聽那老牧師在裏面都講些甚麼。等到禮拜做完之後，教友們都從大門裏出來走了，站在門外看的那些過路的人也散了，只剩下一個中年農夫，衣服是非常的襤褸，完全是個鄉下人的樣子，他獨自一人還站在禮拜堂的門口，像是寧進去的樣子，但是只徘徊在那兒總沒有進去。等到禮拜堂裏的教友們走完之後，牧師夫婦與曼青三個人才走了出來。剛到門口，便碰着那中年農夫。站在門口便截住他們三個。

月明——老爺，求求你！你這兒能救人嗎，求求老爺救救我，你剛才說的話我都聽到了。我就是個頂苦的人，求求你，救救我。

牧師——啊！你，（牧師用眼睛上下看了看他）你是由那兒來的？

月明——我是由鄉下來這兒的。

牧師——你叫甚麼名字，你是不是個種田的？

月明——我叫個張月明，我就是個種田的。

牧師——種田的，你不好好的在鄉下種田，跑到這兒來幹甚麼？種田是極好的事情啊。

月明——啊！你不知道，現在鄉下種田的人可憐極了。就是有田也不能夠種。

曼青——這個人到很可憐的，喂！我有甚麼事情你對我們說，孫牧師是很仁慈的，他頂喜歡救窮人，我也是很願意幫助窮人。看你的樣子倒怪可憐的。

月明——太太！我遇的事情太所憐了。

牧師夫人——你有甚麼事情都可以告訴我們，我們教會就是專門救窮人的地方。

月明——我們的事情說了叫你……

曼青——有甚麼要緊呢！你儘管說出來。世界上難堪的事情太多了。那都不是窮人的不好，現在的社會太險惡了。

牧師夫人——你看趙太太多麼的仁慈。

曼青——有甚麼都說出來，教會是愛窮人的。

月明——你們要聽我就告訴你吧！我們鄉下一連遭了六年

的荒草，田地完全變成紅的了，人吃的是樹皮，樹葉子，現在連樹根都吃完了。餓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但是，糧是要納的，不但要納，而且民國二十一年還沒有到年底，而二十三年的糧已經開始征收了，老爺！鄉下人靠田裏長下的才來納糧哩，現在，常常的遭旱災，田裏連一粒糧食都不收。但是，糧是要納的。不但祇是糧，而且還有出不清的捐款。他們不管你出得起出不起，祇是向你索，要不然，便是鞭打繩拴，拉得去坐監獄，原來我們也是很可以過得去的一家庭。勤苦一點，還不至於餓飯。祇是因爲這幾年來，世道太壞了，在這樣大的荒年裏，自己整天的吃樹皮，人都餓死大半了，而官家不想辦法來救百姓，還是不斷的來派款。今天是省庫捐，明天是愛國捐，幾天又是保安捐，警察捐，民團捐，抗日捐，車馬費，年關費，支應費，招待費，……：……這樣那樣，出不清的捐款，兵劫，匪搶，我們鄉下人，都是叫這些弄窮了。

牧師夫人——真可憐啊！鄉下的人。求上帝祝福他們。

曼青——那樣大的荒年，鄉下人都很窮了嗎？

月明——啊！很窮吧，有些人却靠著這大荒年都發財了。

牧師——誰還會靠荒年發財哩！

月明——紳士們，和有錢的人，唉！提起這些人，我真恨死他們了，就是那些人把我們鄉下人弄窮了。把我的家庭破壞了。

曼青——那是怎麼一回事，請你詳細的告訴我。

月明——我們那一鄉的紳士孫五爺，他是有錢有勢的，他常常的來欺壓我們窮人。別人的田地，他自己做一張假契約，便說是他自己的。你到縣政府裏去告他嗎？縣長和他是通統一氣，誰和他打官司也不會勝的。他整日家放高利貸，十塊錢借用一月要五塊錢的利息，人家都把本利還清了，他還說人家欠他的。老爺，太太，你們聽，這簡直沒有我們窮人活的路了。

曼青——那樣壞的人，你們窮人怎麼不去打他一頓呢？

月明——誰還敢惹他們。唉！我就是叫他們害到這步田地的。

牧師——他們是怎麼害你的，你告訴我，上帝是會懲罰他的。

們的。

月明——你們不知道，連我也都不知道怎麼，忽然他說我欠他一百塊錢，今天找我，明日找我，到後來他對人說，祇要我答應把我的大女兒給他去做五太太，那筆債就算完結了。你們想想。像我這樣的窮光蛋，他怎麼肯借給我一百塊錢呢？這時候，我才知道，他爲了要我的大女兒所設下的圈套。老爺，你想，這件事情我怎樣能答應呢！他已經五十多歲了，我的女兒祇不過十五六歲。他的孫子和我的女兒大小都差不多。那老不要臉的他要我的女兒給他作老婆。他並不是沒老婆，他已經有四個老婆，唉！說起這件事情我真痛心啊！

曼青——以後他怎樣辦了，是不是他強迫的娶了你的女兒呢？

月明——啊！以後嗎？……以後有一個提款委員，他們說是省城裏派來的提款委員，他們帶着武裝警察來下鄉提款，他就住在孫五爺家裏，有一天，他叫警察來把我拉到孫五爺的家中押起來。然後又派

人去把我的女兒搶過來。強給他做了五太太，以後，那個提款委員對我說：「五爺那樣有錢有勢，還配不上你的女兒嗎？你還不願意，你真不識好歹！要是你以後再來糾纏五爺的話，我便立刻打死你。你欠下的公款不交，還故意同五爺搗蛋。」那個提款委員他把我痛罵了一頓然後才把我放出來。我的老婆就從那天起便氣的生了病，不久，她便吐血死了。死了以後，給我丟下兩個孩子，大孩子七歲，小孩子祇有一歲多。到了這個時候，我家裏的一點破東西都賣完了。我便抱了那兩個孩子逃了出來，啊！天啊！誰知道，我出門後不到七天，那個小的孩子便在路上發熱，咳嗽，他就那樣的死在路上了。

曼青——啊！真可憐！世間竟然有這樣慘毒的事情。

牧師——求上帝祝福他們，求上帝保護他們的靈魂，啊們！

月明——我們在鄉下不能夠生活了，我才領着孩子們到城裏來想在城裏找一點工作做，誰知道城裏和鄉下一樣的找不到工作做。

曼青——你離開家鄉有多少日子了？

月明——大概有一個多月了。

曼青——在這一個月你怎樣過活？

月明——啊！太太，當叫化子，討一點東西吃。

曼青——那末，現在你的大孩子呢？

月明——大孩子嗎？唉！因為這幾天落着雪，討不到東西

吃。天氣也很冷，他連凍帶餓的生病了，他現在

在老爺廟門口鋪了一些亂草在那裏睡著哩。

牧師夫人——真可憐呵！這……（她垂下頭去）

牧師——求上帝保護他。啊們！

曼青——（望着牧師夫人）孫師母！你看這個人說得多麼

的淒慘

牧師夫人——是啊！你看，他是多麼的老實。鄉下人真可

憐！趙先生怎麼還不見來，請趙先生給這個鄉下

人在財政廳或是省政局找一個苦工作才好。

曼青——我也是這樣想。不知道究竟找下找不下，啊！鄉

下人太可憐了。

（他們正在禮拜堂門口談話的時候，子丹夾着皮

包走得很快的從街道的左邊走過來。頭望着禮拜

堂的門口。

子丹——孫牧師，禮拜做畢了。（他很遠的就叫了一聲）

牧師——啊！趙委員來了。

月明——（窺視）

牧師——啊！趙委員，這幾天公事很忙吧！晚間還開會。

太太在這兒等你很久了。

曼青——怎樣，又弄到這個時候才來？

月明——啊！這！你就是那個提款委員！（他狂叫起來，

到地下摸東西，像要打他的樣子。）

曼青——你！你才是這樣的一個人。（她生氣的樣子向着

子丹說）

子丹——怎麼，你一見我又生氣啦？

曼青——你認識他嗎？

子丹——我一點也不認識他，你不要弄錯，那是個叫化

子！

曼青——他怎麼認識你？……你記不記得到鄉下去提款的

時候，把人家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搶的去給五

六十歲的老頭子作了小老婆。

子丹——是有的。不過你要知道，那是我站在政府的利益

上，我是替政府前途設想的。孫五爺好心好意的替他墊了一百塊錢的捐款，像他那個窮光蛋，不把他的女兒給孫五爺，他還有甚麼辦法替孫五爺還這筆債呢？若果他不給孫五爺還賬，那末，孫五爺以後的公事怎麼再辦呢？政府的款子又是怎樣去收呢？

曼青——孫五爺那混蛋他是個放高利貸的你不曉得嗎？

子丹——青姊！放高利貸有甚麼不好呢？這是拿本錢去的。而且又是他自己願意來借，又沒有誰強迫他。若果沒有人放貸，那窮人怎樣辦呢？放高利貸不是一樣的可以救濟窮人嗎？像孫牧師，誰都知道他是個大慈善家，他也是放債救濟窮人哩，像暗的爸爸，他也是放高利貸的，別人家都替他掛下那「寬仁厚德」的扁額。若果不是爸爸放高利貸，我怎麼能到東洋去留學呢？

曼青——子丹！我真不知道你才是這樣的一個人。真是……（她表現出萬分感傷的樣子）

子丹——你怎麼這樣？好，我們回去吧，不要在這兒噁嘴，叫孫牧師笑話。（他去拉曼青的手）

曼青——你當初和我在戀愛的時候，你表現着怎樣的革命，怎樣的前進。你說你回到故鄉以後，要把全精力貢獻給革命，要爲着廣大的貧苦的工農羣衆而奮鬥而犧牲。現在他把你自己的話完全忘記了。

子丹——青姊！你怎麼總是講不明白。那條路是走不通的。理論是理論，事實是事實，現在還不是時候哩！

曼青——甚麼理論事實……我全不懂，我祇知道你現在竟然作出這樣的事情來。

牧師夫人——不要再噁嘴了。趙太太！（她與孫牧師都來勸）

子丹——別的事用不着再說了。我愛你總是真的。我愛你的心總是始終如一，永久不會改變的。

曼青——你愛我！你祇知道享樂，你祇知道去害別人，你祇知道替軍閥當走狗去他剝削窮人，你毀壞了人家的家庭，你傷害了人家的性命。你知道嗎？他的家庭，他的妻子，他的孩子，都是怎樣了。

子丹——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不是都在他的家中嗎？

曼青——他的妻子，他的孩子，都是叫你害死了。

子丹——瞎說！我怎麼能害死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好

吧，我賠償他，你看，現在已經十二點都過了。

孫牧師作了一天禮拜早都想休息了。我們回去吧。

！（他說着從衣袋裏取出兩塊錢的鈔票，往地上

一丟。）

月明——混蛋！你能賠償我死了的妻子嗎？你那賠償我死

了的兒子嗎？你賠償了我，你還能都賠償現在

被高利貸剝削得破了產的那整千整萬鄉下的窮人

嗎？（說着他憤急極了，他從背後拋過一隻靛頭

來，恰巧打在子丹他的頭上，子丹「哇」的一聲

，隨着那塊靛頭倒了下去。）

牧師——啊啊！這怎麼辦，啊啊！這怎麼辦！（他嚇得發

抖。）

牧師夫人——警察呢！（她也發抖了，搖着兩隻手。）

曼青——（嗚嗚的早已倒在地下哭了。）

月明——（早已不見他的影子了。）

舞台祇有牧師夫婦。表現出手足無措的樣子，在

那兒發抖。

——幕——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改作於上海

全國各地農村通訊

河南南陽通訊

——這兒的土皇帝——

——這兒的土皇帝——

南陽各縣的土地，雖則說不上是沃野千里，但西起內鄉縣的西夾口，

東至泌陽舞陽，約五百里平原，南自鄧新唐三縣起北則南召方城葉縣，約四百餘里的平原。中間又有行帆船的白河，唐河，團河等，其他小河如沁水，沙水。淮潁諸上流，可以說在中國地理上是一個巨盆地，農民的生活論理應該富足而安定，可是事實上適得其反。

提起了各縣的農村政權；農民生

活；以及風土人情，……沒有一件不

使人寒心，不使人難堪！真是封建

制度的發展，已到了最高的形式，因

之，農村中一般農民所受的痛苦，可

以說是層層剝削，確已淪到農奴時代

的狀況，然而農奴時代的農奴，雖則

在封建政權支配之下，他們的人格在

統治階級的法律上是被否定的，但他

們的生活卻是不成問題啊！而在我們

南陽這一個政治區域——舊日帶二州

十一縣——的農民，不但沒有絲毫的

政權，土地私有權，……並且連生

命權也被剝奪！農民自己的勞力，自

己的財產，自己的生命，甚至連自己

的妻子和女兒的真操，也都在地主資

產階級的手裏操縱着。

南陽縣大部分的土地，被劉，

閻，楊，桃，魏……等世家大族割據

了，他們每一家都是百畝，二百畝，

三百畝的阡陌相連的一片肥田，到處

都有他們的佃戶，都有他們的屋宅和

場園，全縣的政權，如縣機關的局

長，所長，團長一類的大紳，歷來是

他們各大地主互相爭雄着，教育自然

也是他們相爭的唯一機關，表面上似

乎有中大派，北師哪，北大哪，三師

哪，一師哪，究其實在這各派的後

面，都有大地主的大老為其背景，商

會，本來是商人的唯一政權機關，也

要受他們地主階級的大紳所操縱，鄉

村的區長，區團長，更不用說是他們幾家大地主的世襲權力。

地主們，為保護自己在鄉村中的地位，如榮耀，財產，享樂……等，他們不知道作了多少罪惡，在表面上看去：

第一，他們無論如何，決不肯放棄地方上的政權，就鄉裏說，那些大老們，如女中校長楊老道（他本來不是個道人，卻時常穿着道服，因為他要永遠把持女中，表示他已沒有性慾，一般地主便放心把他們的千斤小姐送來上學了。）他的土地在東鄉，所以除旅店一帶各鄉區的區紳（小地主，）都是他一家的走狗，南鄉的大地主，自然要數劉閣等姓了，因此瓦店，白牛，醴東幾區的政權，是他們託命的命脈。西北兩鄉，地近伏牛山，多有零星匪股，大地主終年住在

縣城裏邊，不敢回家，小地主也一樣，立足不住，於是在這一帶遂形成了新興的特殊勢力——天主教，耶穌教，教堂的神父，牧師……等在西北鄉早成爲大地主了，他們修起很堅固的甌寨，又有很好的快槍，表面上是爲了自衛，實際養了許多土匪，常運槍運彈賣給當地的大小土匪，同時還窩藏着那失意的大盜，如馬文德，每次犯干（註一）或收編後失敗了，便逃到崗上求洋大人保護他，這一帶各區的政權，便無形中被他們操縱着，就是縣城裏的大紳，有時也要仰仗洋大人的勢力。

第二，他們大地主必須通匪，養匪，或使自己的佃農化裝爲土匪，他們爲保持固有的勢力，玩土匪的手段，真是無奇不有的，在他們的鄉村，先要築起很堅固的寨來，作爲他們的安

樂窩，近他們寨的佃戶，必須住到他們的寨外，作他們的團丁，（大多數的地主，名義上不是區長，便是團長。）小股土匪地主是不怕的，有時爲樹立他們的政權，不得不利用土匪去故意擾亂地方治安，或利用匪的勢力，來攻擊他們的政敵，因此各地的地主沒不整勢赫赫，有兵有馬，在地方上生殺與奪之權，完全操在他們的手裏，形成一種不可忽視的特殊勢力，他們那一帶的貧農，佃農，無論在什麼地方談話的時候，都稱他們的地主爲主家，唐縣南鄉稱地主爲月兒溜，有「做不做，先問月兒溜」的諺語，大地主不但在縣機關把持政權，就是在鄉村中也形成特殊的勢力，最厲害的全縣所有的勢力，都成他一家人的私產，如泌陽縣的王駝子，鎮平縣的畢王甫，彭賜田，王言，方城縣的

白太庚，唐縣的牛郎家，東區的李家，西區的趙表士，鄆縣的，彭，丁，王，新野縣的葉，黃等姓，最大的還要數內鄉縣的別廷芳（即別司令）我們對他沒有適當的名字，故稱土皇帝，他縣的縣長要是他的走狗才能站得住。

第三，在地方上操縱金融，大地主在大的集鎮，都有他的商號，縣城關以內，自然是地主的商號做領袖商人了，在城市操縱商會，把持派款，魚肉小商販，在鄉村，放印子錢，重利盤剝，苛詐貧農佃戶，過去如唐縣的屈二爺，凡唐縣一等三等的商號，似乎都是屈二爺一家的，一般商人，為要減輕每次的派款，不得不仰二爺的仁慈，甘心請二爺入股，屈二爺多少錢能盡都入股啊？只好在自己的生意內，每年清算賬時，准有二爺

一厘或二厘的生意，生意每年有利沒利，少不了二爺的收入，從前清官家識字的閻秀為不節進士，今我們南陽各縣的地主豪紳，足然有不出資本而成商家有力的股東，在城市，在鄉村，處處都可以看到他們操縱金融的罪惡。

我們南陽地主豪紳的罪惡，真是握髮難數，上面三端，不過是比較顯著的幾件事實，不特南陽一縣是那樣暗無天日，前南陽所屬的各縣，沒不都是那樣的社會，以上為舉例便利起見，也將各縣有名的豪紳附帶的寫了出來，以下便要補述貧農佃農的生活，同時還可認識地主的惡霸情形。說到我們南陽各縣的鄉村組織，那真使人難堪！只見地主豪紳的日加橫暴，而一般貧農佃農卻在水深火熱中掙扎着，看不出什麼是他們貧農與

佃農的組織，這也卻有他的原因在，南陽各縣，因了地位在大別山，秦嶺，伏牛山的中間，對外交通不便，在政治上文化上，沒有一件是不落後的，而一般貧農與佃農的思想和意識，也因此特別的落後，因此遂助長一般地主豪紳之勢力的膨脹。

南陽各縣的農村，小的十數家，大的百數十家，三五百戶的村莊很少，每村相距最近也有二三里，多則十餘里，雞犬之聲不相聞；平均每方里約十人至二十人左右，到現在還可說是「地廣人稀」，但是自耕農的成分最多佔百分之二；每個村莊，詳細調查，如在三十戶的村莊，至多有三五家自耕農，瓦房也不過有六七家，多數是個農的草房，佃農在村莊中絲毫沒有政權的，如村長，鄉長，絕對是地主的特有權，小地主和貧苦的

自耕農，頂好能夠上替大地主跑路而已。

佃農有兩種：一種是赤手空拳的佃農，耕作用的籽種農具車馬等，都是地主的所有物，這種佃農如同地主的僱的長工一樣；但是須同地主分門別戶的住着，他們能夠租得土地的條件是人口多——能耕作的男女多，可以無賃借取得耕作的土地，但大多數耕地主一百畝地，得先付出百元或數百串錢的押金，全年全家的勞苦，只能取得十分之二三收入，十分之七八都為地主所有，苛稅雜捐地丁還得與地主共同擔負，但政權在主人手裏，這種稅捐的數目多寡，由主人任意分派給佃農，佃農們是不敢過問，因此結果主人不但不出一個錢，反而藉此可從中漁利兩三倍，這種佃農，終歲辛苦，卻無時無刻不感受飢餓與寒

冷。

第二種佃農，是貧苦自耕農的化身，他們有農具車輛，因沒有土地可耕，於是不得不借其父兄子女，乘着車輛，戴着農具，而求做大地主的佃戶了，（佃戶的莊宅是地主供給，）租地的條件也有押金，籽種，肥料，捐款多是與地主各半分攤，收入也是平均分配。但是沒有政權，應出的捐款任地主分派，故在豐年仍多啼飢號寒，世世淪為佃農！由有工具的佃農而淪為赤貧的佃農！衰老，疾病或疏荒，自然免不了流為乞丐和土匪，所以這種社會裏的下層民衆依然是一天一天的到了絕路。

以上兩種佃農都沒有政權不說了，最慘的是他失掉一切的自由權，大地主的地多在百里，或數百里之外，地主有什麼婚喪大事，自然少不了行

禮，不管路程多遠，這種佃戶對於地主必盡的義務，那是不可幸免的。

若有股土匪來了，地主必招佃戶為團丁，佃戶的壯丁是不能不去的，每屆成種，地主便派人到各地分場，吩咐佃農趕時用車力或人力運將糧食送繳主人，主人還少不了再用大斗又量一次，送糧時的吃用，完全係佃農自備，唐縣牛郎家，有地三百頃，每到收租的時候，只見那些佃農的車輛，一輛接着一輛，延長數百里，像聯珠般的不斷的向着大地主——牛郎家的村莊轉去，鄧縣黃家，過去有地千頃，其每年收入的豐富不可數計，放在賽場上的碌碡（石碾）一個人竟日也數不清楚，試想這些大地主的產業是怎樣雄厚！

我們地方上的人說也奇怪，自己只要有頃把地，便不願自耕而食了，

便找一家或兩家佃戶，佃戶除供勞力車輛等外，地主全家每日吃水，磨麵，劈柴，出糞等雜務，完全要由佃戶派人工作，主家若要往親戚家或趕集上會游廟燒香等事，佃戶不用說要備好車輛侍候，主婦有許多雜務，佃戶們的婦女當然無條件的供其驅使，佃戶家的婦女若果稍具姿色，主家的少爺或老爺，多有強姦惡霸的事實，周縣李家二少爺，有日日過新年；夜過新婚的傳聞，其他各地關於這種事實，真是不勝屈指啊！常常在鄉村中的劇場上，看見地主家的老爺和少爺，乘高車騎大馬，前後左右又有許多荷着快槍的壯丁，這些荷着快槍的壯丁，不用問便知道是佃戶中的少壯者，佃戶有子弟若同主家的少爺在一處讀書，不用說來去要給少爺提攜行李，年復如一日。

佃農在社會上因為不但失掉了一切權利，自由，連自己的生命，妻女的貞操都沒有絲毫保障，加之終年勤勞終不得一飽，於是強悍者挺而走險！因此南陽各縣到處都是土匪，但地主豪紳是有武力的，小股土匪是無可如地主何，雖常有會合三千五百的大股，如王泰，老宋，焦文典，張大脚之類，所過無地無餘，然而大地主的城寨很少被他們攻開過，所苦的還是貧農，佃農及一般逃寨戶！逃寨戶往往所受的痛苦，要甚於佃農。

因農村不斷的崩潰，土匪不斷增加的原因，遂形成了五個大匪區，第一個大匪區，自湖北光華縣北境起，經過鄧縣西鄉各區直至鎮平縣的賈宋鎮，黑龍集止；南北約二百里，西自斷川縣東部起，至鄧縣縣城外七里河止，約三十餘里；多年成爲化外之區，今年雖將其首領薛成德打，而匪仍猖獗如故，第二個匪區，南自新野的打虎坡起，包括崗頭，界中，興隆觀，及南陽瓦，和尚廟直至三十里屯，東至唐縣的由店白秋，綏延十餘個市鎮接連了四縣邊境，第三個匪區，自唐縣北源潭鎮起經劉店直至方城委北以北又轉到葉縣的舊縣鎮一帶，南北幾二百里，西起南陽的除東調舞陽泌陽之間，接連七縣邊境，第四個匪區，在桐柏北部界泌唐三縣之間，第五個匪區，在唐縣汗龍台及新野到湖北棗陽之湖河鎮一帶。

以上五個匪區，初則是外來土匪之盤據；繼則本地也乘機而起，結果遂形成現在聲勢浩大，地面廣闊的五個大匪區，這些土匪當初匪化的步驟可分三個時期，初則是流（莊）家不流村，繼則流人不流家，終則是不流村

不流家並且連人也不流了，到了這時村村戶戶，男婦老幼均成土匪，每次出搶，壯丁荷槍在前，婦女小孩在後搶掠，每到一處雞犬不留。

官兵對於這五個匪區，有時勦有時撫，但終無效果，所幸他們是黑匪，勢力雖大，目前只能夠同豪紳的武力對峙，所苦的是各地的貧農與佃農，他們若果是赤匪，自然還可以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可憐貧農與佃農處在黑白兩種勢力之間，受不盡的壓迫與剝削！當此以往，南陽各地，恐將完全變成匪的世界啊！

註一 南陽一帶，當土匪首領曰

「鴉毛」

註二 南陽工話，「澆」即越也。

琴 七月五號

陝西郃陽通訊

這兒現在是收麥了，在前幾個月直到前五天還是「滿田麥兒綠，窮人心發憂，滿田麥兒黃，窮人餓斷腸」的飢荒時期。

因了這廣大的長期的飢餓的壓迫，窮人們真是無虧不背，無辱不忍，而一般富豪者卻正在暗中惡笑，懷着滿肚子的高興，想出各種剝削的方式，來引這些走頭無路的窮人上套！

就像我家在前廿天連喝糲糊(註)的一點麵粉都沒有了，託了三四個人攆說才由隣村一個富豪家借來二斗麥籽(還是用水泡過的)，到忙後卻要還他五斗，還有一斗麥籽到忙後要還三斗的，如果你是窮光蛋就連這點恩澤還沾不上！你想借期不到十二天的光景，他們這些喪心病狂的吃人的富豪者卻要獲利到二倍三倍不止，這樣殘酷的剝削窮人那能夠支持呢！

一般窮人的生活都是儉省了又儉省的向前挨着，全數都是弄點糲糊喝嗎，還有的一大部分婦女，小孩子，老頭子及青年農人們却整天家在田裏找尋些野菜，槐葉，榆葉等類來煮湯擇擇肚皮而已，吃糲一回事，窮人們是莫要夢想！

還有連加麥都吃不到的只好央人討保買支麥每石支麥只值六元八元不等(現麥價廿四五元)，時漲時落，看人行事，如果你越窮越賣不上價！這真是越窮越倒霉！

高利貸在現在還不多見，但是也有。每借洋一元，一日夜須付利息一角半，還得限期歸還，一富豪者在現在不放貸的原因一來是怕落水，二來也算不過賬，因為買成支麥到忙後沒有說的二句話你得給他作價或繳麥清結，或用房屋土地作抵償。否則作成

價那便再翻一個身作成支花。有的因為人口多或因他種事故，竟有買至十幾石或廿幾石的支麥，到現在大部分打的麥籽多是不夠填支麥的，到忙後的生活費又得來靠賣支花了。窮人便是這樣一顛一倒——老天爺不睜眼收成如果再不好的話——那只有謝土神偷跑的一條路了！

因為連年饑荒的原因，斗價過大，一般富豪者在二三月青黃不接的時候僱農多被解僱，因而鄉村的無產階級失業的很多，貧農沒牲畜的當然也很多，因此在一個月前種棉花的時候，能借到牛一頭使用一天的，得作苦工三天去交換，有的借不到牲畜的，現在全都是以人力代之，至於人拉犁那簡直不算一回稀奇事了！

以上的只能算是一個大概情況，至於其他如各股各項的費，各式各樣

的捐稅，一年納兩三年的糧，區丁差役的催逼方式，弄得烏煙瘴氣，真是寫不勝寫了。現在雖然說收麥了，但是事實上還不如不好的好，因為這樣一來，所有這些費捐稅糧，支麥加麥，陳賬等等倒弄得越發緊迫了。窮人們真弄得應接不暇，新麥他休想黏牙！

註 在多量的開水中放下極少量的麥粉，煮熟曰「模糊」狀如麵湯。

魯右乾六月十日。

浙江蘭江縣通訊

——不送禮，不買商貨——

我們縣裏的老百姓，雖是被許多鄰縣的同胞們，認做最怪巧不過的蘭溪佬，一聽到我們的蘭溪口音便像想要退避三尺的樣子。

可是仔細分析起來，除了住居在縣城中掙扎着的一小部份人們，受着這雄居浙東的最大商埠底環境，所製造成他們不得不怪巧之外；我們佔了全縣最多人口的鄉下佬，還是和他各處的鄉下佬，一般的保持着勤勞耐苦的美德！

我們終年竭月的抓了一生一世的泥土，上天有眼睛的，賜給我們去年意外的豐收，真可給我們爽快快快的吐一口鬱積了幾千年不得一飽似的鬱氣了！

一望無邊限的田畝，阡陌連綿的都是累累結實的稻子。那微弱的稻桿，像擔不起這一串串的金子似的，都低低的垂下頭來。南風微微的從樹梢頭吹過，稻子便嘩嘩地發出一陣天籟的交響樂，鼓舞着我們快些努力收穫的工作呀！

我們眼見這般的好年成，真像資
 本家發見了巨大豐贖的金礦一般的快
 樂！

熱烈的太陽光下，九十度上下的
 溫度中，我們努力着踏水，不敢給他
 有一時的斷水的疏忽，隨後又努力着
 收割，不敢給他萬一被太陽光過分的
 曬焦了去，或是不幸來了一場大雨，
 稻子打落了田，生起芽來，那是於我
 們變成噩夢一場了！

於是我們只有趁這熱烈乾燥的好
 天氣，出了最高的代價，庸了外鄉來
 的割稻客，（割稻客，多來自台、處
 二番府屬，他們的工價，是看我們的
 年成好歹，工作寬緊，隨時來決定
 的。往年最高價一元錢可庸二工，去
 年最低價是一元二工，最高要一元二
 三角一工）和大自然競爭着搶這寶貴
 的收穫似的，總想把這一粒粒的黃金

殼，早些落在我的大籬裏。（籬是我
 們這裏拿來盛穀的唯一用具。倉庫那
 是只有大戶人家是俱備的。）這競爭
 着收穫中的犧牲，誰也都很慷慨的來
 揮耗他。（犧牲最大的是工價，其次
 是用以鼓勵努力工作的酒和肉。）希
 望一擔擔的挑了上市之後，再來獲得
 我們這工作中的報酬。

可是那知道糧食行開秤的第一聲
 ，是燥殼三塊零的行情，租殼（是指
 去繳給田主的殼，是比我們種戶自己
 留下來的殼較壞。多雜質和溼。）更
 不行了。

我們仔細把自己所費的成本（肥
 料，種子，田租，人力）估計一下，
 實在有些捨不掉脫手！

唉！那更知道，經這樣的遲疑再
 遲疑，猶豫再猶豫，市面竟像流水一
 般的由三塊零，落到一塊上下，再

等，竟只有一元七八了！

轉瞬間又是年關，一切賬款的價
 還，家庭的開支，親友的酬酢，籬裏
 在這年關來做賬算的，一切都待在這
 年關中來動用的！

啊！年關，豐收的年關卻變成欠
 收的難關了！

沒有法方，有的只有賤賣，有的
 爲了免除市上的操縱，搗成白米，自
 己挑到市上去賣。

但是往年一擔米挑出去，我們最
 少可挑回半擔以上的東西回來。現在
 南貨甜食也。我們鄉下人，可說只有
 到了年關，才有點甜食到口，并且還
 必須彼此酬酢中的交換之後，才可最
 後的輪到自己享用。這就是說，年關
 家家須要送禮，爲了經濟，便把自己
 賣來的東西，當做送人的禮品，他
 人家送來的東西，來做自己最後的救

獲。這收穫，應酬多的人家，真不知要轉帳了多少次數，在大年夜，酬酢

總結束的時候，才得算數呢！農家之苦，於此也可想見！）平均要四角大洋一斤布草，更不用談起，（過新年照舊例是要穿新衣的，所以在年關大家都想買點布料。）一擔白米最高價只有二元七八，若要買四斤點心，或是一二件衣料，那是所餘無幾了，而還有一切賬款，鈔糧，那是非還賬不可的。

沒有辦法，於是大家相約，不準送禮，不買南貨！就是要送禮，也就以這剩下來無法出售的米麥穀豆，來做禮品。

這不買南貨，不送禮的呼聲，去

批大收的店家，可是也夠苦了我們這

編者先生；我的通訊，做大文章似的寫地這裏像可結束了？可是那知道今年我縣的雲西等處大水為災，深耕下的田畝，長滿了綠油的稻桿，現在却變成一畝的石礫，排成沙灘似的，一望無際，卻再也不能看見那綠油的稻桿，纒纒的結實了！

不被水災的我們這裏，稻花開了之後，稻子正在胚胎成長的時候，竟又來了這快將二十多天的久旱不雨，池塘快將枯乾得見底，努力踏水搶水的風潮，幾乎釀成大大的命案，而老天還是有釀成旱災似的不見憐我們！

啊！今天我寫了一篇去年不送禮，不買南貨的通訊，明天不知將再續下一篇，不什麼？不什麼的通訊？也

許是不吃飯，不再活的遺書吧？

方文正 七月二日

浙江德清縣新市鎮通訊

——絲重不振之後，

我們這市鎮之「多」——

我們這小小的市鎮，雖則面積不大，圍困在縱橫交叉的小港裏，南北東西，對街和鄰巷的行走，不是靠着橋，就當賴着船；地方上也沒有大規模的廠家或是商店，更沒有特殊的出產；但是他的繁榮，不但是奪了我們的縣城，一縣行政，教育等首要機關的所在地，且還是浙西四大鎮之一呢！

每屆春意闌珊，絲繭上市的時候，四鄉附近的農戶，便一船船，一挑挑的把他們好不辛辛苦苦的，一

眠，二眠，……的倍着的靈寶寶，製造出來的上白絲繭，絡繹不斷地運輸到我們這市鎮來。於是滬杭一帶的廠家大腹便便的經紀人，便都趨之如鶩的也趕上我們這市鎮來了。

在這樣情勢之下，需要轉輸代步的輪船業，需要安宿停留的旅館業，和流通市面的匯兌業，便一一的都來點綴我們這老舊的市鎮了！

農戶一季的辛苦中，麥克萊克地換到了一疊雪白的老袁頭，孫中山，和紅綠的紙票，便滿臉喜笑的，要在我們這市鎮上，帶些他所心愛的需要的東西，回去合家喜樂一翻。歇一歇氣，預備明年再來工作。因此我們市鎮裏的諸行百業，也就有了他的基礎。

加以河港交叉的，外通滬杭，禾吳等地，內通窮鄉僻野之處；能擠列

在浙西四大鎮之一，誰曰不宜！

可是世界絲的市場之不振，國內的連年混戰，加以前年的一次大水，逐年的捐稅繁重，滬杭一帶的廠家，大腹便便的經紀人，便相繼裏足的，連影兒也不見了；我們的各地農戶，也把一船船沒有主顧的寶寶心血，老淚縱橫地徘徊在極又小港裏，上不岸來！

於是相繼着的一批各業的倒閉，縮緊聲。我們這市鎮，除了去年臘月間，有一羣吃荒之流在市鎮裏演淩了一時，像我們的市鎮，又恢復了他昔日的繁榮之外，便每况愈下了！

這是我這報告的開場白。下面就說到每况愈下的我們這市鎮，如今賴以中興(?)的三多了：

這三多，第一是茶樓多，第二是酒館多，第三是暗娼多！

茶樓，酒館和娼妓，是目前大都市得以維持他的繁榮的最大源動力！優國愛民的偉大人物，都日夜地留心這三多的拓殖的問題上。

可是我們這市鎮裏，沒有產生過偉大人物，也沒有人在滲淡經營。只不過在這倒閉和縮緊的聲浪中，銀樓倒閉了之後，變做說書場，——主要的還是賣茶——南北雜貨，兩洋海味縮緊成兼賣酒食。還有上萬的資本，經營到只剩千餘，或甚只有幾百了，為得有一家大小要開支，便來改變方向，開一所小酒館或是小茶樓，撐撐場面，聊以糊口。

四鄉的農戶，絲繭沒有出路，成千成萬的桑田，一時難以改種米麥，——也懷疑種米麥不一定是有出路——大家都閒着無事可做，在家中爲了饑餓的問題，大大小小的噪鬧不過，

男的便寧願不再想吃飯，想悶在家裏似的，而搖搖船——此地的小船，幾乎家家都有，上茶樓到酒館去喝茶吃酒了。

女的，就想改變方針，往城裏去找職業，女工找不着，茶樓酒館的女招待，那是隨手可得的，只要自己的面皮老練一點。但是終於不得不出賣自己的皮肉。

加上我們這市鎮裏的一班失業水手，店員和無數在軍，警，商……各界也熙熙攘攘的抱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奧旨，都沉淪在這三多上頭來了。

市面便像似靠這三多，又來了一翻振尼氣象？！

但我再來把這三多的裏一層，拆開給大家看看，那我益不知如何來回答這繁榮二個字！

第一多的茶樓。現在競買到六個銅板一盞，還有買一盞送一盞的！

第二多的酒館，爲了本錢比茶樓吃重一點，和有大同行的把持，沒有像茶樓那麼地真正犧牲血本，可是開了二天，第三天就該封門的觸目皆是。

第三多的暗娼，說來更可憐了！三隻袁頭可得到新從鄉下來的完好處女。更有逼於土劣惡棍的淫威之下，爲了日後的營業，雖一錢不花，也得伴信他們睡一夜兩夜……

陳幸之 一九三三，七，十三。

江蘇無錫通訊

——蘇清清的田野——

在大江之南，京滬之中心，給外埠人稱爲最富庶的所謂「魚米之鄉」的無錫，在這夏之晚上，乘着微風，

沿著田溝走去，那一片遼遠的綠蔭蔭的田野，是夠一般人欣羨的。一般剝削者，靠著牠增加自己的富有，一般農人，靠著牠維持自己的殘喘。別

處地方有旱災水災，在大江之南的無錫，真正是從來遇不到的，就是前年的舉國大水災，無錫所波及的，也僅是微乎其微而已，無錫米行林立，一年中出口白米不知要多少萬擔，無錫

錫商林立，一年中資本家都把花白的大洋錢來買兩子，照這樣說起來，無論那個人應該猜想無錫的農村經濟狀況一定是很好的了，然而明白運籌

界的現勢的人，一定也能瞭然到現在決不會有一個「世外桃源」存在的，所以無錫農村的崩潰，不是無錫農村的命運，而是一個十足的世界現勢的產兒而已。

魯英

無錫的農村的收穫沒有一年不「豐」，而無錫的農村的現勢卻一天一天的「災」下去。這當然也並不是無錫地方一處如此，整個的中國農村都是如此，但是奇怪以無錫這樣的富庶和收穫好，再會「災」呢？無錫地處中心，帝國主義各種的侵入如怒潮滾滾而來，非特將農村的手工業生產完全擊碎，並且已緊緊地捏住了農村的咽喉了。例如蠶蠶，普通一般農民總是靠了「養蠶」差不多要維持半年生活，從前他們都是用的土種，然而現在就非買「洋種」不可，洋種是很貴的，農民用了很多的錢去買洋種，桑葉，費了無數的精力去養育，結果，所賣得的錢，和前十年比起來，真是「天壤之別」了！矛盾的「養蠶」的寫照，活生生的是無錫的農民生活。又如在這樣的大熱天，田裏要

多量的水分，從前舊式的戽水機完全不能適用了，於是不得不費了四元錢一點鐘的酬報去雇機器來打水，這種機器大半是「洋」貨，一般地主去買了來，再剝削農民的血汗，農民這樣辛辛苦苦掙來的白米，都送給地主的口囊裏去，自己再在豪紳土棍軍閥……種種掠奪之下，只有吃一些渣子而已。

前路

一般農民的苦，已經是「不堪」了，往往一家人窮到一個銅子也沒有了，如是者維持了一個月，天天吃的東西，是半碗飯，半碗南瓜搭吃的，南瓜一方面做充飢，一方面又做唯一的小菜，外邊人走過時，看着那綠茸茸的田野，十二分的收穫，一定會去「問你為什麼不吃白米吃南瓜呢？」的，至於農村的經濟，亦是在「勢如

破竹」的崩潰之中，雖然城中的工廠只有倒閉沒有新開，但是農民還是成千成萬的遷到城裏來，所以可以預料，再若干年後，那綠茸茸的肥沃的田，一定會任地荒蕪着而無人去種植的。

無錫的農民羣衆，在這樣悶鬱的局面之下，也曾翻天覆地的鬧過，一九二八年無錫的東北鄉的鄉民差不多全數暴動了，一切地主的家，一切軍閥，一切資本家的鎖鑰，完全給他都毀滅了。但是這陣風雨又漸漸的鎮壓下去了。現在各處農民的騷動仍是時常聽到，尤其到了冬天，沒有一天不發生搶米的事情，這猶如一個火藥庫似的，隨時在冒著火星，總有一天再會轟然的響起來的喇！

都再生 六月廿五

江蘇南通通訊

——全城新秤一律廢燬——

南通這幾年來，捐稅比牛毛還多，官廳只知強派勒索，並不顧及農民的痛苦，近來更巧立名目，吸民脂膏，因此，在南通四鄉的農民便恨之入骨，前幾天在這裏發生了一件農民燒秤的風潮，鬧得很大，現在我把這事情經過大略寫在下面，以作社會人士之借鑒。

住在南通城周圍的四鄉農夫，除了種稻之外，大半還都種植菜蔬，作為他們的一種副業，每天早晨大家都挑着菜担子到南通城裏來賣菜，他們各人都挑着自己的菜担子在城廂各處自由的走着喊着，「菜啊！菜啊！捲心菜！薺菜！」的叫賣，這種賣法已竟很自然的成了習慣，但是近來公安

局爲了要征收賣菜的執照捐，遂下令取消這種自由的賣菜方法，爲了防止農民的偷漏賣菜執照捐，所以公安局遂指定了一個賣菜的地方，這種辦法，遂引起了四鄉賣菜農民的公憤，同時縣政府爲了統一度量衡，又強迫農民換新秤，交納新秤費，這樣一來，更引起了四鄉農民的惡感，於是在上月二十日那天早晨，四鄉賣菜的農民全體罷市，以致城廂各處的菜蔬，立刻起了恐慌，到了中午，四鄉的農民結合了有一千多人，蜂擁到南通城裏來請願，他們的口號是「反對城區公安局限制賣菜的地點，反對征收執照捐，反對新秤費。」這羣由鄉下來的農民一面走一面喊，及到了縣公安局的門口，隨一擁而入。將局內器物全部搗毀，局長蔣祐幸而越窗逃脫，不然，恐難免演出流血的慘劇。

由此以後，這羣農民便沿街到各家商店搜收新秤，將全城的新秤都拿的堆集在縣黨部的門前，灌以煤油，用火焚之，一時火炎冲天，街市秩序大亂，還有幾家商店，拒絕交出新秤，以致被農民毆打受傷，於是警察軍隊出而彈壓，遂捕去農民遺像等三人，由此農民更憤不可遏，風潮益形擴大，縣長葉某，看見農民來勢浩兇，遂立即貼出佈告，准四鄉賣菜農民一律照舊自由營業，並聲明公安局以後絕不征收菜捐，但是四鄉的農民仍然是氣憤洶洶，不願出城，最後並發言，不但不到城裏來賣菜，並且以後不到城裏來裝糞，與城市絕交，葉縣長見農民聲勢浩大，意甚堅定，恐專讓出意外，遂令各鄉鄉長，迅速籌議將來不知如何結局也。

明倫六月二十三日

福建福州通訊

自九一八事體發生以後，東北數省和繼淪亡，中國商業便大受影響，茲就福州來說，出口貨頓見減少，過去茶木紙筍爲福州，四大宗出口貨，自九一八以後，銷路遂告斷絕，茶筍兩帮相繼縮小營業範圍，木紙兩帮亦先後宣告停止採運，查該四項爲閩北農村最大出產，亦爲福州商場貿易之中心，今竟受國難之影響而致停縮，若不急速另謀他補救之法，則閩北農村勢必陷於破產之境，而福州商場亦必發生空前之恐慌。是以稍具眼光之商家對此深抱悲沉。

因出口貨之銷路日漸減少，農民生活亦日漸困難之故，致一般購買力亦無形低落，於是遂又影響於蘇廣綢布兩幫營業亦有一落千丈之勢。閩北各縣因經濟凋敝，盤販生意全無，而福州門市亦異常蕭條，雖各商號打棚

結彩，鼓鑼宣天以招徠顧主，但終鮮效果，每日仍是入不敷出，尤慶奎爲福州最大之蘇廣商，其所開之五雲，五都，五福及恆盛四家，今年起已停歇五都五福兩家，綢布業除黃乘榮所開之恆盛福源兩店，因資本雄厚，尙可支持外，其餘無一不是日趨於倒閉之危象！因此綢布兩種貨價均大跌落，夏令最流行之軟草帽，去年每頂售洋四元，今年只售洋二元，線汗襪衫去年每件售洋二元，今年只售洋一元半，香雲紗每尺，去年售洋一元半，今年只售洋九角，江灑綢每丈，去年售洋六元，今年只售四元，觀此即可推知其他。

戲園電影院等娛樂場以及菜館等營盤，尤爲清淡，最近電戲票每張只售價二角，和菜每元可吃四味，只此光顧者亦寥寥無幾，甚至人家每日須吃的魚肉，亦因銷路不佳，特別降價，魚每斤過去售二百餘文，現在只售一百餘文，肉每斤過去售四百餘文，現在只售二百餘文。現在我們再來談談舖的情形，那更足以證明福州

不景氣之深刻化了。過去典舖貨物滿期均爲三十個月，每月行息百分之二，十元之物可賣五元，現在因爲當者多而贖者少，典舖無力墊本，遂將滿期縮爲十八個月，利率增爲每月百分之二。五，十元之物價可賣二元半，一般窮人至是益成困難，過去典舖贖物，均係轉發給退衣店及舊貨攤售賣，近來退衣店與舊貨攤的營業也一樣的不景氣，因無法脫售的原故遂不敢承領該項贖物。於是典舖只好自行設處插標，廉價拍賣，開銷既大，賣價反低，均成虧本。

農產物之銷路既絕，一部分破產之農民及閩北避匪難民來省者日益加多，而城市商業又日形蕭條，因此遂形成市民的鉅量的失業，這些失業者只得拉車及作小販度日。故近來市上車與小販，均極擁擠，生活本已難於支持，不料銅元價格忽然跌落，每枚由四文降至二文半而村車價與舊售食物又均以銅元作標準因此窮人更不堪，謀生無路，叫苦之聲極慘。

屢夫 六月十八日

農村月刊社徵稿條例

- (一)本刊歡迎下列各種外來稿件
- 1 本刊除登載一般的作品外，主要的刊載以現代農村實際生活為題材之小說、詩歌、戲劇等創作。
 - 2 農民生活的寫真。
 - 3 國際農村生活的介紹。
 - 4 農村中的風俗習慣及其一切消息。
 - 5 對於現在農村生活之改善任何意見。
 - 6 農村中的各種調查：A 土地變遷的情形，B 失業農民及土地荒蕪的增減。C 農村人口的逃亡。D 農產品的豐歉及其價格之漲落。E 農民租稅捐款的種類及其數量。F 地主和佃戶的關係。G 牲畜的種類及其數量。H 農村中泊來品的消路與土產消路的比較。I 農村中教育事業的情形。
- (二)來稿務望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能按照本刊行格者為尤佳。
- (三)寄投譯稿，請附原本，如不便附寄時，請將原著題目原著者姓名及出版年月與地點詳細說明。
- (四)來稿收到後，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預還，唯附足額郵票者，不登時當按照原址寄還。
- (五)稿末請註明詳細地址，寄稿後如有更動，請隨時通知。
- (六)來稿，經登載，酌酬現金或本刊。
- (七)所有來稿，本刊得酌量增刪，如不願增刪或修改者，務請於寄稿時聲明。
- (八)作者的姓名地址請書於稿末，祈莫另寫以免遺失。
- (九)所寄之稿若在本刊揭載前已發表者，恕不致酬。
- (十)本刊特別歡迎讀者之批評與意見書。
- (十一)來稿請寄上海四馬路中市樂華圖書公司轉交周茨石君收
- 注意 關於定閱購買信件寄現代書局轉關於投稿編輯信件寄樂華圖書公司轉

農村月刊 創刊號

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發行

不 准 轉 載

編者 周 次 石
 出版者 周 次 石
 發行者 農村月刊社
 總經理處 現代書局
 特約代售處 樂華圖書公司

價目 每期大洋二角

預定價目

預定半年大洋一元一角
 全年大洋二元二角
 國內郵費在內 國外另加八角

本刊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每期刊費
	全	半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八十元	無
優等	封面底面及面之裏面	六十元	二十二元
上等	目錄版權前後及正文前	五十元	二十八元
普通	正文中正文後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廣告用白紙黑字彩色目價另議

特別徵求

各地農村通信員

目前中國的農村社會，很快的走上了崩潰的階段這件事實是誰也不能夠掩飾的，因而大家都不忍目着讓牠崩潰下去，所以在最近「救濟農村」「復興農村」這類的聲浪喊得很高，本社諸同人雖則沒有救濟和復興的力量，但是也很願意把目前中國農村裏一切的實際情形，發表出來，以作關心農村社會諸君的一點參考資料，因此本社現在特別徵求各地農村通信員，如願負責為本社通訊者請即來函商酌凡本通訊社員除贈閱本刊外。如特別盡力者另有酬報以答雅意。

農村月刊社啓

樂華圖書公司的出版消息

是文壇的報道

是書報的檢討

是出版界的喉舌

徵求

基本定戶大運動！

●預定全年 贈書券五角

●預定半年贈「讀者利益券」一張

- 一、預定「出版消息」全年二十四期者計洋六角，一律贈送樂華實價書券五角。
- 二、預定「出版消息」半年十二期者計洋三角，一律贈送「讀者利益券」一張。
- 三、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 四、國外郵費照加。
- 五、七月三十日截止優待。
- 六、來信請寄「上海四馬路樂華圖書公司」